



中復堂全集

一

和
854
1



和
854
1-20

序

文章如面萬有不同而要同乎古今者所以爲文之心而已不能同其心而強同其面則入于僞僞不可久居雖有見于今必不足傳于後是故爲文者必有仁義之質道德之積如不得已而後有言然後其言有物其言信乃久傳而方其學之始又必深求古人之心研說之久然後古人之精神面目與我相覲而我之精神面目亦自以見于天下後世樹少與石甫學文時持論如此石甫平居慕賈誼王文成之爲人故其學體用兼備不爲空談其文一自抒所得不苟求形貌之似其齒少于余而其才識與學之勝余相去之遠中閱恆若可容數十百人者旣成進士後嘗游粵數年歸則出示以其所爲文數大束余讀之駭服

明治卅九年一月十七日
清國留學生
批永堃
氏寄贈



既爲題論而去嘉慶二十四年余客粵是時石甫仕于閩之漳州爲平和縣令往來之人皆傳其政事之美異而不及其文久之石甫自閩中以其集來寄且命爲之序急讀之則視向所見益充實不可涯際觀其義理之扞獲如雲霧過而耀星辰也其論議之豪宕若快馬逸而脫銜羈也其辨證之浩博如眺溟海而覩濤瀾也至其鋪陳治術曉暢民俗洞極人情白黑如衡之陳鑑之設幽室昏夜而懸燭照也而其明秀英偉之氣又實能使其心胸面目聲音笑貌精神意氣家世交游與夫仁孝愷悌之效于施行者畢見于簡端使人讀其文如立石甫于前而與之俯仰抵掌也嗟夫石甫之得于古以見于今者如是其傳于後世宜何如也石甫固願學陽明而其出宰之縣適卽爲陽明所開其民俗根株犷悍難治又與陽明當日所征八排洞猺無異石甫之治此地禽獮獸薙剔抉爬梳化誘若雨露震驚若風雷申嚴之法誥誡之文朗暢愷切恢闊明白又若無一不與陽明氣象相似者吾不知天特遣此盤根錯節以別利器乎抑故遣石甫居此行其學顯其才以蹈陽明之跡俾天下後世知其志願之不虛乎石甫曩爲書達諸公論治劇之理及石甫爲縣一一行之如其言嗟乎石甫之學既見于治矣石甫之治既見于文矣石甫之治與文既見于當世而又將揭以示後世矣然而人之知其文者或寡知其文之所以效于治與夫其治與文之氣象之何以益寡矣知不知亦何足損益余獨恥讀人之文而不能識其真使作者之心不著于天下亦古今斯道文章之

東坡文集 卷一
大憾也故亟爲箸之使讀石甫之文者有以考其迹焉道
光元年秋八月同邑方東樹

題辭

諦觀撰著區大道之畛塗洞學士之痕結理究天人之奧
書成一家之言而且學有經法通識時事激昂慷慨賈太
傅流涕之書博辯宏通蘇學士淋漓之手心平論篤兼漢
宋之長而通其郵氣盛言宜得馬韓之神而無其跡以視
規規門戶之間逐逐聲華之路者信乎眾鳥啁啾中獨見
孤鳳皇矣更望涵養深沉精研邃密棄除瑣碎獨命千秋
覃極蹟微坐酬萬變從此行則施爲霖雨藏可勒諸名山
白頭今望當代乃有斯人青眼高歌不朽端歸吾子山陽
汪廷珍題

嘉慶二十一年汪文端督學浙江余初之平和令過錢
塘謁公索觀詩文諸稿縱談三日公各爲題辭卷首聞

中初刻載之道光十二年李申耆及毛生甫編刻東溟文集後湘詩集乃去公辭未載嘗以爲憾今茲續刻近著爰檢公舊題仍冠東溟文集之首識公之知我最先也詩集亦有題辭今亡之矣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瑩自記

東溟文集目錄

卷一

通論上 通論下 賈誼論 罪言 剛柔論 心說 師說上 師說中 師說下 天地篇 鬼神篇 檢身綱目說 五廟七廟辨 姜嫄無廟辨

卷二

姚氏先德傳序 援鶉堂集後序 後湘集自序 五家牋困學紀聞序 代錢白渠七經概序 謝王二史輯遺序 吳春麓先生集序 吳子方遺文序 吳子山遺詩序 劉薇卿詩序 孔蘅浦詩序 贈王杖序 贈朱澹園序 論語集注書後 道書書後 藏經書後 楊忠烈公與吳大司馬書跋尾

史忠正墨跡跋尾 跋鄧子與詩卷

卷三

與張阮林論家學書 與徐六襄論五代史書 答
宋青城書 上座師趙分巡書 再復趙分巡書
復李按察書 復方漳州求言札子

卷四

謝周漳州書 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復趙尙
書言臺灣兵事書 第二書 與倪兵備論捕盜書
上孔兵備書 上孔兵備論辦賊事宜書 再上
孔兵備書 與杜少京書 上韓中丞書 與劉明
東書 覆馬元伯書 與李永州書

卷五

遊欖山記 粵東學使後園記 復祀劉忠宣公祠
堂記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桐城麻溪姚氏節
婦記 先副使公西湖德馨祠記 噶瑪蘭廳異記
漳州府重修城隍廟記

卷六

沈宋二君傳 仲童子傳 張阮林傳 春麓先生
傳 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
行狀 先府君行畧 先太宜人行畧 朝議大夫
福建漳州府知府周公墓誌銘 亡姑壙志銘 方
孺人權厝銘 孫宜人墓誌銘 廣東鹽運司知事
王府君墓表 鄭君墓表 勵志賦 怪鷗賦 祭
趙文恪公文 祭劉明東文

東漢文集 目錄
外集卷一

說鷹 說灘 說鬼 李鳳岡生壙記 張南山詩序
松坡詩說序 黃香石詩序 鄭雲麓詩序
香蘇山館詩集序 北園燕集詩序 山人珠璣序
朱母陳太宜人八十壽序 汪母朱太宜人壽序
侯冠芳遺集序

卷二

與吳岳卿書 與吳春麓員外書 與光律原刑部書
復楊君論詩文書 復吳子方書 覆汪尙書書
再覆汪尙書書 與吳孝廉光國書 復曾秀才大椿書
復座師趙分巡書 答張亨甫書 與陳恭甫書
復方彥聞書

卷三

一樂居記 桂警軒記 遊白鶴峯記 來孝女傳
余淑人傳 宋君墓誌銘 兵部尙書戴公墓誌銘

卷四

戒殺文 焚五妖神像判 勸修九和書院告示
諭各姓家長 捐簿題引 諭大坪黃氏 召鄉民入城告示
諭七百社家長

東溟文集六卷 外集四卷 後湘詩集九卷 二集五卷 桐城姚君石甫著 桐城氣節文學高於江左 薑鵬惜抱兩先生經術文章闕深簡要爲世碩儒 石甫服習傳緒擴以通敏性識滄完內外不越洎乎筮仕益慎推行燭姦止邪肅若

東坡文集 目錄 三
著蔡興利除害亟於嗜欲度務寬猛胥孚惠威穎霸渤遂
蹈道則未求藝賜達從政何有是以陳事由其幾深尙論
該乎通變凡所指畫考其成功無有幽遐若握符券豈獨
以是存其謨猷示信後世而已夫古之學者莫不有天下
已任之量所以副其量者莫不有堯舜斯民之心六藝之
垂教聖哲之著書賢宰相百執事之抗奏持議皆若是已
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石甫亮慤獲我心矣至於詠歌性情之作彫繪景物之篇
體兼質文詞必廉傑不佻詭以害才不俛麗以蕩心下視
辟績猶莛楹也加以少覺隱憂長厄羣忌焦悴之音託於
環玦悲憤之思憚若風霜誦者涕零惻其幽眇作者順息
歸諸和平斯尤合志騷人上溯小雅者也詩文初刻於闕
中去年來權倣邑簡書有暇乃哀前後所作損益次序復
刊於江陰兆洛獲與賓從校第篇目輒爲條其指要云爾
道光十三年八月武進李兆洛識

東溟文集卷第一

桐城姚 瑩石甫著

通論上

將欲成天下之大事著不易之駿功此非一二迂曲之士
所得與知也孔子之言曰言必信行必果舍是不可爲君
子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舍是不可爲完人聖人之意豈不
欲天下人人皆無失言無失行而稱譽之美溢於鄉國以
是爲太平之極規也誠使天下人人皆能如是是亦足矣
而勢又不能天下之治亂有所由生也變亂未形惟聖人
能泯其幾兆事勢旣著斯達者乃建其功名士有功名天
下之不幸也夫言行稱譽聖人所以教天下也天下幸安
人服吾教不幸一旦有事愚者迫於飢寒相率而爲盜賊

東漢文集 卷之二
英雄豪傑並起是惟角智爭力之不暇而區區執言行稱
譽之說欲以安定天下其誰聽之乎夫聖人豈不計古今
常變而統言之哉此不可不權勢緩急者也天下之民至
不齊矣燕趙之民沈而勁齊魯之民椎而驚秦晉之民嗇
而悍吳越之民貪而剽閩粵之民很而愚其地氣然也其
中又必有材智殊眾桀驁不屈之徒往來要結自相雄長
此奸民之尤者國家之巨憝也不鋤而誅之固無以爲治
然亦安得而盡誅之乎且夫天下之民其循分自安者大
抵椎魯無識僅爲人役而已若小有技能卽不免過分之
望况夫山川精氣間有所鍾其人旣挾殊常之能非常之
志類皆自矜貴而賤人幸而有業自存固無論一有失職
彼其能俯首帖耳甘貧賤而無事乎天下之患常中于所
忽朝廷晏安四夷賓服又且人主聰明謹守祖法勤於政
事大臣夙夜恪恭以求無過甚安也是時天下卽有奇才
而無敢倡爲高論輕議時事智者無所用其謀勇者無所
用其力舉世以爲太平矣而非常之患卽伏於其中何也
奇才智勇不虛生不能見於國家彼將自見於天下吾恐
其蕩佚自恣將伺隙而生端也且世之所謂太平者果能
儆海內無師旅之役乎將不能也此數者一有不然足爲
大患况其備之者乃猶習故常不以人才爲急吾深爲執
事者惜之或曰後世取士之途廣矣科第取之鴻博取之
館職吏員取之乃至入貲者取之登進甚多而常有無人
之歎豈執事者之咎吾謂不然登進之法宜有常格以絕

奔競之門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數端者可以得尋常之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豈屑屑從事於此哉就使數者之中有其人矣責之以科條核之以名實尺寸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挾持者大區區不足以自見有逃而去耳况其窮愁失職放浪於風塵湖海之中鬱鬱無所遇者又安知其幾輩耶昔者東晉之際王謝諸公勵志中興而不能得王猛苻堅得之遂霸中原慶歷之間韓范當國賢髦畢登而不能用張元吳昊夏人用之卒爲西患論者未嘗不惜其以人材資敵也夫以人材資敵甚於以兵借敵以地予敵苟羅而用之彼皆吾材也胡爲以助敵乎王謝韓范諸公豈其智慮不及此而竟失之者狃於故常之見忽於耳目之前故也夫有雄材絕智抱濟時之具者此其人類不能斤斤於言行稱譽之間矣有不爲乃可以有爲釋其小乃可以見大舉世不覺而獨言之者必有觀時之識舉世共趨而獨不顧者必有經遠之謀接其人察其議論毋以資格相拘毋以毀譽惑聽是在執事者之鑒擇矣夫闊大者多踈沈毅者多略高明者多傲英邁者多奇觀其病則其美可見也若夫謹言曲行與眾俯仰豈所望於國士哉嗟乎二三大臣執政誠當國家乂安之時逆慮未然之患深心實意求其材智絕特闊達有爲如王景略其人者舉而用之以濟當世之務又何不久安長治之有乃僅僅束身免過不先天下而憂旣無知人之明又復多所忌諱坐使奇才絕識沈淪困躓而無以自效古今以來忠正明達以身任天下者猶且失之

又況其未必若王謝韓范諸公者哉

通論下

天下之積勢如此其重也其需才又如此其亟也然而曰才難才難者將無以爲天下乎舟車所以行水陸也計古之行無以異今之行則舟車之爲材同也穀帛所以衣食饑寒也計古之衣食無以異今之衣食則穀帛之爲物同也而人天之所甚愛也計古者天之愛人無以異今之愛人也天不爲古今異其舟車穀帛之生獨於人才至今而靳之豈天心乎故天之生才古今同而才之有無古今異者則是非無才也今之用才者如其用舟車穀帛也古之舟車行而已耳而朱輪華轂畫鷁飛鳧今之華十倍之之穀帛衣食而已耳而雲羅霧縠海市山錯今之富十倍之至於人才則苟簡而已進一人焉惟其私也匪是則秦人之視越人也退一人焉惟其憎也匪是則妨賢塞路如未之見也是何其愛才不如其愛舟車穀帛也彼其視天下必有不若行與衣食之切者矣故人必飢也而後求食則穀至從而精焉斯山海之珍集矣人必寒也而後求衣則帛至從而美焉斯錦文之飾備矣人必有志天下也而後求士則才至從而切焉斯瓌偉之士出矣今夫生而自命者上聖之資也有待而濟者識時之傑也將欲建天地之中立生民之極繼往開來紀綱百代此誠間氣不可以世出若夫豪傑之士慷慨時務奮欲有爲則往往見之矣顧其人不能無所因以成事類皆有所短以累名昔者管仲嘗事公子糾矣粥粥無所聞一戰而囚及桓公相之

遂大匡成霸者桓有霸主之志仲因之而成其功也韓信
陳平嘗事項籍矣位卑祿微言不見用及從高祖用其計
畫卒亡項氏者高祖有明帝之資信平因之以效其用也
魏徵嘗事建成矣不能直言極諫以成其主之德及事太
宗力陳王道貞觀政治遂幾成康者太宗有納誨進善之
智徵因之以盡其忠也故曰有不遇之君無不得之士向
使數子者不遇其主雖懷奇負異亦與草木同朽矣而得
際三君驅策羣力遂佐成大業如此豈不懿哉人君者風
也大臣者播風聲者也士者草木之待偃者也上以功名
責士則士以功名著矣上以氣節望士則士以氣節稱矣
上以利祿奴隸役士則士以委蛇庸碌終矣故曰觀世之
治觀所進士下有伏才上無顯節古者大臣不侵庶職務
在進賢故虞期聞樊姬之言而避位史魚遲伯玉之用而
尸諫是皆不曠其官者也且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周召
之賢不掩尙父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不責其死而以自
經溝瀆爲匹夫之諒者聖人所以爲大觀時所急不廢才
以墮其功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孟子稱爲聖之任者自
後儒論之不以爲反覆之臣乎論人如孔孟可以折天下
之中矣今習委蛇之節而忘震驚之功仍貪冒之常而昧
通時之識徒以議論相高莫究實用一聞異論則搖手咋
舌以爲多事是坐視大廈之鼓而不敢易其棟梁者也而
其言則曰無才夫三代以下士無夷齊之行儒無孔顏之
譽一善未彰短己共其其謂之無才不亦宜乎夫用人之
與衡人不可同日語矣衡人者原其心志與所行事始終

核量以定其賢否將以明道非苛其人也若用人者大小視其器長短惟其材觀其效不責其程計其功不較其外以才用才不以法用才吾未見輻輳駢鞮之不適於車舫舳舻之不適於舟也嗟乎三代以上寤寐是求漢唐英辟亦言駕馭不聞無才之歎至其末世諧臣持寵媚嫉尤多於是愚其主以爲天下無才上亦日見其左右之碌碌也遂謂一時人士不過如此嗚呼其一朝遇合雲蒸龍變而起者豈非皆草澤之士哉吾聞漢唐之興猶有進賢受賞蔽賢蒙戮者其後史冊所載遂無聞焉故備論之以爲有進人之責者戒

賈誼論

文景之世上好黃老以無爲爲治大臣亦皆謹謹無所與建其時慷慨論議深計天下事者賈誼鼂錯而已誼與錯皆明於事勢而錯尤善言兵其論募民入粟及削弱諸侯之計卽賈生積穀與定地制之議也錯之才不及誼景之賢不及文然景帝方爲太子卽說錯及爲帝遂驟用至三公行其策賈生痛哭上書言更切至文帝雖奇之而不能大用卒以自傷哭泣死或者以爲遇之幸不幸非也錯言於時事已形之後故見爲悚切而易入誼言於癰疽未潰之先故見爲迂闊而緩圖也且錯之言術數峭直深刻與景帝資性既近而刑名之原亦本黃老若賈生定制度辨等威明教化美風俗策治亂於未形權安危於久遠教太子以重國本禮大臣以崇國體信乎王佐之才原本於三代之意是豈中主以下所能曉者哉文帝蓋略有以知之

矣然卒不大用生者豈非學術不同見爲迂闊而可緩行之乎且文帝非不用生也觀其始進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固以爲才任公卿矣繼而大臣沮之嚮用不堅及自長沙徵還宣室夜見自歎以爲不及吾知帝意終用之也顧使傅梁王而不卽任或者欲老其才以貽後人乎乃其言則當時亦略施行矣史謂生以天亡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斯言得之且夫士抱非常之略懷不世之資其宏才遠畫固以爲天下非夫立談于主取卿相以爲榮也身雖不顯而言能見用卽其道行其志可以慰矣向使賈生得大用至卿相其設施必更有可觀者然亦度帝能盡行之乎張釋之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則帝意可知矣用之而不盡行其言猶不用也言誠以次行矣又奚必身之卿相爲哉賈生之于文帝可謂遇其主矣哭泣悲傷以至於死吾以爲猶有功名之念銳於進身而昧於行道蘇氏譏其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或者亦以是歟若鼂錯者尤縱橫之士以功名爲亟學本刑名身爲誅戮宜矣而世猶悲之賈生以王佐之才議論實中於經術而亦不免末俗之見爲尤可惜耳蘇氏者才亞於賈生而能自愛其才其亦有鑑而然耶乃其勇於建言而嗇於見用則亦與生等嗚呼此豈三代以下所能責諸人主者哉

罪言

姚子讀書至二氏之徒經律典論逾數千旣覽其大義詳觀終始深惡世俗荒謬誣悖之非更反覆諸儒辯正之說喟然歎曰嗟乎道之不一有自來矣天意所在非可以人

力强也夫豪傑不虛生矧命世宏智立言垂教歷數千百年而不沒者此甯謂非天意乎哉昔者三代既衰去聖久遠百家雜說異塗爭鳴然皆原本於道德其異同在大小純駁之閒耳傳之已久卽莫不各有所失孔子嘗言之矣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學六經猶不能無失也况其他哉孔子之修六經也天人之理明古今之事備矣當時小知之徒析言破道者不知凡幾孔子皆有所受之隨時折中因材成德未嘗偏有所廢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七十子皆豪傑之士也其闕材絕智足以各成一家言孔子既沒彼此或不相能矣所聞受異也然何害於孔氏乎老子浮屠之生先後於孔子亦以其道傳之至今夫春秋戰國之閒諸子著書者百數然自孔子之書行皆颺逝火滅獨二氏之書久而愈昌此殆非盡人之私也今夫天之數一而成三而復太極以一函三故備天地人爲三才陽極於九參其三者也陰極於六兩其三者也自是而千變萬化生焉變化云者非其故也老之後流而爲刑名服食導引鑪火符籙釋之後流而爲律門宗門經典懺禮皆其變而化者也或得焉或失焉猶之乎儒之後流而爲訓詁考訂辭章小學雜術亦其變而化者也亦或得焉或失焉立乎其本以論其失則同病焉耳儒者之言必滅去二氏以爲快夫惡其失而救之可也滅而去之惡有是理哉水之淵淵也火之炎炎也金之利斷而木之曲直也土之壅淤也是相害也造物者揉而用之使相生而不可斯須去故大小相維長短相就高

東漢文集 卷之一
下相承前後相繼白采相受一足之跂不能行也一夫之
智不能明也堯舜相讓而石戶逃之紂武相伐而夷齊恥
之天下以爲高矣然而舜不爲石戶而去位武不爲夷齊
而反師者何也道固有不同而一者也天下有無爲而得
者矣未有有爲而無失者也利之所在害必歸之見一夫
寒爲制重裘以禦冬也六月服之不去身則病矣服者之
昧也非制裘過也古之立教者皆非無爲而然也相其時
而救之三皇之世無兵刑五帝作之民乃相殺五帝之世
無盟誓三王作之民乃相疑非帝王之德薄不慮其失也
使舜慕三皇而釋四凶之誅啟慕五帝而罷有扈之誓則
虞夏不治何也時不可也必執其末以咎其本則黃帝之
造兵爲禍始皐陶之明刑爲酷先矣於老子浮屠乎何有
春秋有孔子集聖之大成也於伯夷則賢之於柳下惠則
又賢之二子之道不同也老子同世絕聖棄智之說必有
聞也獨無一言非之何哉故我喋喋而人益爭仲尼不辯
化者七十非聖人之大也道不相傾也二氏之徒流及後
世怪誕誣妄甚矣吾以爲其徒之失耳夫老子者惡夫文
爲之敝詐譌相滋故反純歸樸以清靜無爲救之莊子推
而放之至於一死生齊萬物凡欲使民無役此心喪其天
真而已非使之長生也後世服食鑪火之書變而愈下何
有老氏之豪末哉釋氏之生本在荒裔絕域其俗貪淫殘
忍而好鬼神故爲禍福生死報應之說以化其頑很之性
其教大旨五戒盡之矣而爲其徒者轉益附會務爲駭異
以欺世至於寫經造寺窮極奢靡以奔走愚眾其文者又

東坡文集 卷之一
張皇幽渺漫衍支離糾紛於語言文字之間是皆浮屠氏之罪人也爲吾儒者不尋考其本末惟就所惡以與二氏者辯是六月服裘而病不咎服者之昧而責其始不當爲裘也此所以辯之愈深而人莫之從也今夫善醫者因病而藥則牛溲馬通枯骨敗革皆有扁盧之用故藥之毒烈者可以起死庸醫見其殺人也而棄之不畜必有待是不得而死者矣世之儒者好爲拘執不通何以異此嗟乎天地之道亦大矣必生其人以畀之南北異宜剛柔異用所以爲人萬殊則教之之道必不可以一端盡彼二氏者其生豈偶然哉世無孔子宜乎莫能折其中也

剛柔說

天地之道有陰有陽陰陽之道有柔有剛而人之道有小人君子夫君子小人者善惡之名也而善惡之中亦各有剛柔剛不必盡善柔不必盡惡也君子之道嘗近剛矣而不可執剛以爲君子小人之道嘗近柔矣而不可執柔以爲小人陰陽則尤不可以善惡言矣自易之剝復否泰假陰陽進退以明君子小人之消長學者不察專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遂謂天與人之道壹皆好陽而惡陰斯言誤矣天地定位一尊一卑男女成形一貴一賤陰陽之尊卑皆自爲之豈容好惡於其閒哉夫陰陽相成剛柔相濟不可以偏廢善則君子惡則小人不可以兩歧今日吾好善而惡惡則去小人可也今日吾好陽而惡陰則將去陰可乎且夫易明吉凶之理君子道吉小人道凶理也不問其道概謂陽則吉陰則凶剛則吉柔則凶有是理乎六

東漢文集 卷之二
爻之位陽五爲君陰二爲臣是爲得中當位陽四爲君陰三爲臣則爲不中失位今概謂陽則君子陰則小人是得中之六二皆小人矣六二爲小人則九五一爻之外將無君子乎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夫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與陰陽之消息其道相類故聖人假象以爲說豈必陽君子而陰小人哉陽剛不中卽小人之象陰柔得中亦君子之象也至道之教固不可以一端拘矣且君子之道固不必盡剛而小人亦不必盡柔坤之傳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明夷之傳曰文明柔順文王以之此君子之柔也彼小人者乘勢得位則憑陵剛暴無所不爲又豈盡委蛇屈下哉故曰君子小人不可盡以剛柔斷若陰陽尤不可以君子小人分也嗟乎世之君子以道自居往往剛彊好直不屑於柔順以至悔吝終窮者眾矣由不明剛柔相濟之用專以陽剛自持而以陰柔偏屬之小人故也

心說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而已心具性而發意性本命命本五行五行本陰陽陰陽本天推而上之其道一故無不善意之發有誠有妄誠者爲情發乎情者視聽言動莫不正正則善善則可以聖矣妄者爲欲發乎欲者視聽言動莫不邪邪則惡惡則至於狂矣推而下之其道二故善惡分焉上焉者惟其理理虛而不可見也聖人達之下焉者惟其事事實而莫能逃也君子修之故爲人者治其心而已有存焉於此存有去焉於此去舍是以爲人吾不知其所以人矣

東坡文集 卷之一
天者非夫蒼蒼之謂也達乎陰陽而已矣陰陽者非夫男女之謂也達乎五行而已矣金木水火土者分天道而行之行之以爲命命之以爲性木命仁火命禮水命知金命義土命信五行之德也

人得五行之秀以爲性無弗具也而有盛衰強弱焉五盛爲中得中者聖一盛爲正守正者賢或衰焉或強焉則強者過之衰者不及五皆衰則戾矣惟心也扶其衰抑其強進其弱及其盛天也有人道焉參贊化育之謂也

至哉心也極乎九重無復上也際乎九淵無復下也一息周宇宙一念通異類昭明乎日月幽渺乎鬼神人知神之神而不知心之神也天人有異神乎一而已

心無不在也去乎此則卽乎彼無所去無所卽心之靜耳靜在吾身吾無身在天地

世之以寂然爲心者其不善言心者乎心爲我寂則爲我動不爲我寂者必將爲物動爲物動者心非我有苟爲我有則不爲物動不爲物動者動如無動也何必寂乎

心之寂也有其象昭昭乎心之感也有其幾淵淵乎不見其象者不見其幾也故易不言幾而言象

天下之可以心悟者豈一一而觀之哉有對者在也觀白可以知黑觀有可以知無觀生可以知死觀往可以知來觀人可以知我無所觀無所知則其心不神矣不神其心者蔽其心者也入乎宗廟而後肅焉臨乎大野而後廣焉鑒乎澄潭而後清焉止乎深山而後靜焉則前乎此者微矣聖人無不肅無不廣無不清無不靜物與有合耳非與

有加也此心之至也

朝有行而暮忘焉非善忘也朝有行而暮存焉非善存也彼之所存忘者事耳惟心也無所忘亦無所存以常熒熒然後不逐

物之有于我者必有致者也我致之物何尤我無致而物至則非其干也過耳兩相遇物何尤有尤物之心則心亂矣

操則存舍則亡者心也孰操之孰舍之非有操舍乎我者也心自主之自主之者無使奴之者也無所奴斯有所主矣物役之人役之豈非奴其心哉

人之有覺昧者非心也氣也陽氣動而開開則覺目開則有見也耳開則有聞也鼻開則有臭也口開則有言也九竅開而後心有所出入矣陰氣靜而閉閉則寐目閉故無見也耳閉故無聞也鼻閉故無臭也口閉故無言也九竅閉而後心無所出入矣有所出入而能靜者心之凝也凝故一一則定而安定而安斯誠矣無所出入而不靜者心之散也散故妄妄則變而夢變而夢斯幻矣至人所以無夢者以不寐而能靜其心夫不寐而能靜其心則其寐也於夢何有

人之有生死者亦非心也氣也心者陰陽五行之理身者陰陽五行之氣理氣合而爲人理也主之氣也奴之理也居之氣也舍之理者無窮氣者有盡故氣感焉而生生而長長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盡其生也有與來其死也有與去心誠則理順理順者氣和和者生之徒也心妄則

東漢文集 卷之二
理乖理乖者氣戾戾者死之徒也人知所以生死則修短之數無所凝滯於其間矣

人之所以有魂魄者氣也而有形焉有神焉魂者清靈而上浮氣之陽也神也魄者濁滯而下降氣之陰也形也人晝而清明夜而昏惰者晝陽氣魂用事夜陰氣魄用事也魂苦爲魄拘故神苦爲形役至人以魂斂魄不以魄斂魂故以神運形不以形運神也魂斂魄者魂強而魄從之則濁滯者化矣魄斂魂者魄強而魂從之則清靈者做矣神運形者形安而神定形運神者神燥而形做此二者一以心宰之心明則清氣應而魂魄靈故爲聖賢忠孝慈惠寬和心昏則濁氣應而魂魄滯故爲愚闇貪吝急刻慘暴此善惡之分也故聖人不言魂魄形神者非不事也一治心而魂魄形神皆治矣

人一而中土四夷之民殊焉言語不相通也嗜欲不相同也知能之殊何怪乎爾吳越之民見言天者日星之儀寒暑之表詫以爲神不知天官疇人羣聚而習之燕趙之民見夫泗水者乘風狎浪出入深潭驚以爲怪不知甌越蠻戶童少而能之世所傳浮屠之幻亦猶是耳何怪之有且人塊然一物而有見而有聞而有言而有動是不亦怪之至乎不此之思而幻術之是慕斯乃足怪耳

老氏之徒之言命者我知之矣綿綿延延以存其氣窈窈冥冥以固其精合氣凝精以抱其神三者致一以爲長生有惡乎死者也釋氏之徒之言性者我知之矣來無所始去無所終在心爲想在目爲觀在耳爲聞在舌爲說不卽

一切不離一切出入乎生死者也是二說者吾能知之而不爲之無與乎生死云爾

鴟鴞之惡無惡乎人也人自憎之鳳皇之文無美乎人也人自慕之人之於鳥也不亦強用其心乎曰非也人自爲其憎慕耳何心於鴟鴞鳳哉吾悲夫世之逐鴟鴞而忘美惡者也

女子至柔也而丈夫懼焉嬰兒至懦也而行者避焉則非畏其柔懦也有動其心者矣三軍至猛也而賁育睥之鼎鑊至烈也而毛焦趨之則非狎其猛烈也有不動其心者矣

師說上

士之不振於天下也非一日矣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章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也國家之養士也亦非一日矣具科條明法令教之有長進之有階乃欲正人心而人心日做欲端士習而士習日非不究其本徒恃一二俗吏以區區尺寸之法繩之此豈有得哉或曰士也者視上之所養古者先王之養士也祿足以代耕賜足以周困凡入學者太子以下得與之齒而王與公卿大夫又以時入學親與雍容揖讓其禮也隆其情也洽有不率教移之郊遂而已戮辱不及焉異等於凡民也後世教不同而禮益薄俊秀之選古所以表章德藝也今以爲榮身之名卿大夫之位君所與共治天下也今以爲施恩之具上之臨下分絕而不通下之應上日偷而不實其不振也固宜吾獨以爲不然今夫古禮之不可復也亦猶江河之不可復

東坡文集 卷之一
返矣激而行之不若順而導之之利也治於其委不若清於其原之易也清其原柰何曰教士之責君與師均而今日之勢師道尤重士大夫皆延師教弟子矣弟子雖不肖莫不以先入爲主其教之也示之法鼓其志而已夫所爲法何法也將使之泯沒心性蔑棄品節求爲世俗之學以取富貴乎抑將追古人之學以立身成名於天下也童子何知見可悅者則志之而已今不使之悅於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而使之悅乎科名榮利與夫一切苟簡之事以爲志嗚呼志則荒矣異時傾巧姦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其生也悠悠其沒也泯泯乃始咎其學術之不正不亦大可悲哉夫人至傾巧姦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悠悠以生泯泯以死則禮義廉恥之亡久矣顧何爲而至斯極也豈非始教者未得其道與揚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人心學術之所由來也

師說中

工必有法也而規矩先之士必有志也而勸誘先之何以明其然也今夫匠人之爲室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其授之徒必舉規矩成法以告之曰若見此法乎方者矩圓者規尺寸不中焉則缺運爾斧斤必以繩墨曲直有侈焉則鑿其徒之黠者則目擊而神會之矣其鈍者則又自爲刻斲使旁觀之且羣萃工作使日習之苟能究心無不能矣然吾聞有大匠焉非徒楹簷椽桷之爲樸斲丹雘之巧也則且使觀於雙龍之闕五鳳之樓通天之臺翔風之館宏俊偉麗奇奪鬼神使人遊焉目眩而意迷神怡而神曠此

非日月所能鳩工尋丈所能程度者而必思以傳於其徒夫師之爲教亦若是矣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者人之規矩也詩書禮樂圖籍名法者則繩墨斧斤之用也道德如孔孟功業如管葛氣節如夷齊文章如屈賈此所謂雙龍之闕五鳳之樓通天之臺翔風之館也將使優游乎仁義之途馳驅乎經濟之用卓絕乎峻直之行博辯乎華實之說嗚呼此大匠之所以自神而亦以望於其徒者曲巷一見之士烏足以知之且夫遊大匠之門者恥捲樞之斧抱環奇之志者無脂韋之羞今卽不能效孔孟管葛夷齊屈賈之美誠能有志於此沈其實擷其華聞乎如入幽泉曠乎如蕩平川儼乎其如亡營之骸忽乎其如觸藩之摧其性惘然其氣勃然精力所鍾久而自通亦庶乎有以自得卽令絕懦至愚猶將動其冥頑策其駘駘不尙愈於與世昏昏無黑白者哉

師說下

天下之事其始也行之甚易而信之甚難其卒也成之匪難而行之實難教人者能明其難易之故而利導之亦可以師矣君子之觀人也必先器識今有士於此其少也确确然嶄嶄然及其長也頎頎然軒軒然此其圭角早程規模已具者賢父兄之所樂而常人亦卜爲令器者也有又士於此其少也循循然莊莊然及其長也浩浩然汪汪然此其圭角不形志量莫測者賢人君子之所歎望而父兄或以爲無用亦有矣雖然斯士之卒有用與否吾無以必之矣則必之於其師師之言曰是易成也吾以難期之則

斯士幸矣師之言曰是難能也吾以易速之則斯士其尙可慮乎嗟乎士既不及隆古之時得沐先王之教澤出入學校之中與賢君卿大夫相接以修明乎孝弟忠信之義雍容乎典章禮樂之文退又不得當世之名賢碩儒以爲師友相與講習討論充廣其聞見淬厲其志氣徒抱此區區遠大之志曠然遐思悄然塊立甫出一言舉世震駭以爲怪雖父兄亦未嘗不咎之此憤激之徒所以絕意矯俗致成其孤僻而莫究夫中正之歸而英傑之流乃中道自足或流於放蕩致有支離決裂之病轉爲害於天下則皆不得師之故也嗚乎是可感矣

天地篇

陰爲陽根陽爲陰門天地者陰陽之門戶也未有爲陰既有爲陽幽者爲陰昭者爲陽窈兮冥兮真陰之極也恍兮惚兮離陰卽陽之漸晝然軒著成象成形則純乎陽矣陽有根陰主之陰有門陽闢之陽者陰之所成寄也有來者必有所歸故萬物來乎陰而歸乎陰太虛之先無物可名陰之至也天地則有物矣上下判然清濁犁然剛柔斷然不謂之陽可乎然而或陽之或陰之蓋有物之陰陽旣分而無物之真陰隱矣物有形者也而陰陽無形聖人卽物以區其牝牡牝牡者不動不生不靜不生動靜相形而物以有萬聖人曰是陰陽之有形者也則皆物而已矣水之淵淵而寒也天一生之火之炎炎而烈也地二生之水先而火後也日爲火精眾陽之宗月爲水精羣陰之主水陰而火陽明矣儒者之言乃陽水而陰火徒以互涵爲言而

不知水陰居大一之先火陽生兩儀之後也陽自陰生水
先火後故曰水火而不曰火水曰陰陽而不曰陽陰且夫
人之生也不胎於父而胎於母物之育也不孕於雄而孕
於雌是非陰爲先天之本乎是故天地皆陽物也以來自
眞陰者言吾於有無見之矣天陽也地陰也以既有門戶
者言吾於牝牡見之矣陰先也陽後也以始有根本者言
吾於水火見之矣故萬物之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歸
方其生無牝牡動靜皆陽也及其死無牝牡動靜皆陰也
天地之道何以異此且吾今日之處天地間也見其爲日
月爲風雷爲山川爲草木鳥獸爲人君王侯士庶智愚賢
不肖甚昭昭也意者其無盡者耶其有盡也萬物盡矣天
地復將何有則亦歸於窈冥而已耳吾惡知既有之後之
不復於無有也大哉眞陰之極乎眞陰毀而天地亦無根
矣無根何有無根何歸故至人常保其眞陰以爲歸根

鬼神篇

天下有萬物而鬼神居其一鬼神一物也世之言曰鬼者
人之所爲神者天之所爲夫王侯士庶智愚賢不肖皆人
也死而有靈焉是鬼也風雨雷霆山川皆天也感而能應
焉是神也鬼與神則二物矣惡乎其一之余曰不然今夫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物乎曰天地之氣亭毒化育而成形
者也鬼之所以爲鬼者何物乎曰天地之氣嘗亭毒化育
而成形爲人矣而所以主乎其形使有知覺運動者是有
物焉及乎其形既毀其物且凝而不散悠邈恍惚於天地
之間感物而能憑焉則是其所以爲鬼也神之所以爲神

者何物乎曰天地之氣磅礴鬱積飄以爲風溽以爲雨激以爲雷凝以爲雹鎮靜流行而爲山川皆有形聲者也形聲與人殊而所以亨毒化育以爲形聲者不殊而亦有物焉溜乎無形寂乎無聲獨主乎所爲飄所爲溽所爲激所爲凝與所爲鎮靜流行者潛驅而陰率之則是其所以爲神也然則鬼神之道可知矣天地一氣耳方其幽暗寂靜則爲陰及其光明發動則爲陽陰陽一物也動而生焉其具七情備百骸者則爲人行四時植百物者則爲風雷雨雹山川皆物之陽也靜而伏焉其主乎人死而有靈者則爲鬼主乎風雷雨雹山川感而能應者則爲神皆物之陰也而不見夫天地之化機乎物無不化物各自化物物又相爲化俄而爲人者俄而爲鬼矣則亦俄而爲神俄而爲風雨者俄而爲雷雹矣又俄而爲山川矣則亦俄而爲神則亦俄而爲神者爲人吾烏知其人耶風雨耶雷雹與山川耶鬼與神耶一陰陽耳一氣耳物乃或一之或萬之是強分其區別者也惟天地能一其萬亦能萬其一吾不知其所以化也而知其所以一凡物無不然獨鬼神乎哉

檢身綱目說

生人之大罪有十而邪僻悖逆作亂姦詐傲很剛愎慘刻仇怨媚嫉之惡不與焉其視聽言動之微不中於禮者則又百行之細過非罪也十罪奈何一曰不忠其目十曰竊柄也貪貨也殘下也慢上也曠官也希旨也怙寵也蔽賢也樹黨也妄冀非分也二曰不孝其目十曰不養也緩葬也逆命也違志也辱身也私貨也自專也偷安也廢祭祀

也陷親不義也三曰不友其目五曰分彼此也不服勞也
不盡禮也不勸善也聽婦言也四曰不仁其目十曰輕人
命也輕物命也耗人力也耗物力也薄夫婦也遠親故也
忘矜寡也吝貨財也不近人情也不救危難也五曰不義
其目十曰侵弱也陵賤也傲物也爭奪也貪冒也負恩也
壞成功也沒善也揚惡也顛倒是非也六曰不信其目十
曰欺天也欺君也欺父母也欺兄弟也欺妻孥也欺師友
也欺老幼也欺百姓也欺庸愚也欺鬼神也七曰不智其
目十曰理是非也心公私也人邪正也事利害也體統所
在也名分所關也詩書大義也文章善惡也時勢緩急也
臨機勇決也八曰不公其目十曰利己身也適己意也怙
己短也私所親也偏所愛也怵所畏也憎所惡也入先言
也是己非人也黨同伐異也九曰不敬其目十曰妄自尊
也妄自卑也縱情也嬉遊也猥褻也傲惰也言語不檢也
歌泣無時也輕賢忽長也瀆神棄祖也十曰不誠所以行
此九者而皆根於一心其目二曰始奮終怠也外慕內距
也凡此者生人之大罪也發於一念之微伏於獨知之地
一不自檢身陷之矣故以期諸君子姚子曰聖人有言君
子懷刑夫刑者所以正有罪也君子亦有罪乎曰有君子
之罪不與小人同惟檢身者知之苟有是可以刑矣夫君
子將以正人人方君子之不及又烏能刑君子曰小人之
罪己不知也而人知之故受刑於王君子之罪人不知也
而已知之故受刑於天王與民遠猶可免也天與人近不
可遁也然則天刑之者亦將鑿鑿然以生死禍福之權賞

東坡全集 卷之二
三
罰之乎曰禍福生死之說爲小人言之也不足以馭君子
君子有高世之識熟於古今常變之事固嘗輕生死任禍
福矣而烏足以賞罰之其惟是非之名與人禽之實乎東
髮讀書壯而談道其所濡習深矣今語人曰某爲是吾將
死生之禍福之君子不顧也或啞然笑其妄惟驟語之曰
某爲是吾且非之則已瞿然聽更語之曰某爲是是乃非
人也則必悚然懼矣然此是非人禽之辨猶人謂之也人
不足以知君子則奈何君子曰吾有心焉人不知吾罪吾
能自知之也吾心也者至清至靈天所諄諄然畀之以主
吾身而宰吾命者也人方未生渾渾然沌沌然無有善惡
邪正全乎其天也及夫既生而百骸具七情足然後人自
爲主而天漓矣予之以清靈之心者所以使之主乎人而
猶得自通於天也夫天則高矣遠矣以人通之奈何曰天
者非夫蒼蒼而穹窿之謂也一理而已矣理雖一而發之
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是也百骸聽命於七情而所以持七
情而善之者五德也五德之本上配五行五行者天也故
五德在人而謂之天德曰天之所以爲德亦若是而已耳
能如是是亦天矣故天以其德予人云者卽予人以天者
也天與之人修之是謂修天天子之人棄之是謂棄天人
雖棄天天不棄人也人終身不修五德五德一息未嘗不
具於人心稍欲求之直取諸懷耳人雖自昧其心而心之
清靈者無時不與天相往來善惡之萌天早知之故曰天
與人近不可遠也夫善則賞罪則刑法令也法令不行於
君子而君子以心立法曰吾有罪而人刑之何以爲君子

吾當刑而人莫能刑之又何以爲君子法令無如天刑天刑無如吾心之自刑也君子之刑奈何其罪曰非其獄具曰禽獸

五廟七廟辯

或問五廟七廟之說自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以下諸儒議論紛紛迄以何說爲是乎曰鄭氏言五廟者是已而七廟之說亦不可廢也或曰有說乎曰何爲其無說也夫言五廟者其說本之喪服小記所謂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旁殺下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四廟者有服之廟四也以服制爲廟制親親之道也而始祖者其功爲著姓之所自出禮不忘其本烏得而無廟以四廟合之則五而廟制於是斷矣然則王制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亦云王立七廟其言非與曰禮以義起文有互見合而求之其說相通而相備固不可以一端執也夫王制所云七廟者三昭三穆是又於親盡四廟之上備二代也此卽祭法之七廟無疑矣然祭法七廟實仍五廟耳曰考廟父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曾祖也曰顯考廟高祖也曰祖考廟太祖也以廟稱者至五而止耳遠考無廟有二祧則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是矣此以祧稱曷嘗謂之廟乎廟之言貌也想像其容貌義不忍沒蓋親未盡則親之祧之言超也明將超去之謂蓋服盡而無可親故將去之矣王者有所不忍於遽去於是廣其親親之意而爲漸去之法於五廟之外而立祧其祀禮迥與四廟殊矣烏得並五廟而爲

之七哉意雖無窮禮則有制不名廟而名祧乃於親畢四世之義無害禮文甚明也然雖無廟之名而有寢有室立於太祖之旁四廟之上等爲昭穆固與有廟同也故記禮者亦遂蒙以廟之稱總謂爲七廟而分言則曰二祧與五廟之義不相害而相足然則五廟云者古禮之制七廟云者記者之辭也至於文武世室則既非禮之正法又非如二祧之定制立於昭夷之世又在二祧之外謂之世室不名祧更不稱廟所以明其義不當廟又不可祧特欲世世祀之不毀其室耳其以文武世室當二祧者又鄭氏之誤滑夫已謂之祧矣又何世之有哉此又韋元成王肅所云有則宗之不在此數者是也然則天子五廟者其正廟也二祧非正廟也而有常文武世室非廟亦非祧也而無常以親廟言五之可也並二祧言七之可也若兼世室卽九之亦可也如周後更有功德如文武者猶將於九廟之外有所增矣又何不可之有哉故禮有其名必有其實有其常更有其變所謂委曲繁重以爲文也惟明制禮之本者通其意不審其文若此者禮經本率明儒者轉相轆轤其亦可慨也夫

姜嫄無廟辯

古者婦人死主附於其夫無別立廟之禮姜嫄而有廟禮乎曰姜嫄固無廟也然則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先妣何人守祧奄八人天子七廟七人而足其一人何守乎曰鄭氏之注是矣先妣者姜嫄守祧之八人其一姜嫄也是不已有廟乎曰曷爲其廟也是

所謂閼宮耳毛鄭乃以為廟誤也詩閼宮毛傳云閼閉也

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鄭箋云閉神也姜嫄神

所依故廟曰神宮自毛鄭二家以為姜嫄有廟故後儒習

之而不知其說未善也夫姜嫄者帝嚳妃也史記帝王世紀說是孔氏

依書緯命歷序以姜嫄為帝嚳後世如其說不可從於禮廟祭至太祖而止周祖后

稷稷以上不得有廟嚳且無之姜嫄婦人安得有廟乎觀

祭法周人禘嚳之文嚳為稷父明矣嚳既稷父則嫄為嚳

妃舍父而廟母有是禮乎然則守祧大司樂及閼宮之云

何為也曰孟仲子之言臆矣是祿宮也曷嘗云廟乎蓋周

人自神其祖生跡之靈異欲有以夸大之而姜嫄履迹而

孕其生之也不圻不塌無災無害尤為婦人生子之祥故

別為之室而祀之以祈子月令以至日祀於高禴是也高

禴又作郊禴先儒說其地在郊即取姜嫄出祀於郊之義

耳此神厯代已有皆以古聖母如安登附寶為之周人改

祀姜嫄猶改祀后稷以棄也夫婦人不踰閼今乃在郊得

無嫌乎故名之曰閼宮閼之者閉之也以別於廟不過曰

神棲於此而已其祀之之義特以祈子與立廟祀先報本

之義殊別柰何彊被以廟名乎大司樂以其為后稷之母

故序先妣於先祖之上而所謂夷則小呂大濩者又為祀

郊禴之樂可知矣毛傳引孟仲子說其意則是而不能別

其非廟鄭氏以下皆謂姜嫄有廟豈其然哉魯頌閼宮毛

以為在周者是孔疏申鄭箋以為在魯而以卒章新廟奕

奕當之亦非也頌體多夸大之辭魯人盛稱其祖魯公出

於神靈之胄故推本所生而及姜嫄若魯侯國於法不得

祀郊禘立閼宮也郊禘者祈生子爲帝王誰謂諸侯之國而敢祈之哉新廟云者毛傳以爲閼公廟疑或近之若果奚斯新作閼宮則其事較南門丹楹尤重矣安有如此事而春秋不書者乎

春秋有別爲婦人立宮者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是也杜注云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孔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隱公爲別立宮本非正法此可爲姜嫄無廟之證蓋禮經所載非正法之祭室皆不稱廟如此仲子之宮及立武宮煬宮則稱宮矣卽七廟之中太祖及四親廟外則謂之二祧文武特立之廟則謂之世室曰宮曰祧曰室皆以別於廟也古禮稱名之嚴如此自左氏以下諸儒多亂其義不甚分明矣孔疏又謂春秋經例周公稱太廟羣公稱宮則又不然觀震夷伯之廟則大夫亦稱廟矣祭法所謂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廟也宮之云者言其別立者耳

東溟文集卷一終

東溟文集卷第二

桐城姚 瑩石甫著

姚氏先德傳敘

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易傳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夫賢者於古今遐邇名德碩人之事實猶登諸紀錄以為
 表式乃詢其祖宗之事罔焉無有聞知獨非惑與籍談數
 典忘祖春秋譏之謝靈運作詩稱述祖德異代猶錄其詞
 由是觀之從古哲人其拳拳於先德必更有篤於此者也
 不有啟之誰能興之世有祖宗之先疇敝廬則子孫爭之
 以為世業而於立德立功之事曾不競為纂述俾大章徹
 於世以明紹開所由何其薄也吾祖始自餘姚宋季始遷
 桐城餘姚以前事莫可考桐城始得著者曰勝三公居大

有鄉之麻溪故爲麻溪姚氏勝三公子子華又名文二文
二公子仲義仲義公子顯四世皆有隱德孝友力田讀書
好義施予無吝顯公子旭明景泰中以進士爲刑科給事
中終雲南布政使參政參政五子其三楫生子五其次琛
子希廉是爲葵軒公自明季以來讀書仕宦人物稱盛者
皆葵軒公後也錄其尤盛行事可爲子孫法者著於篇
人受天地之中厥有恒性踐而守之或凜烈以完忠或婉
愉以全孝或溫篤在躬德器深厚或好善及物施濟肫仁
可以盡性可以風世敘行義傳一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或顯
中朝忠盡翼翼或仕外吏遺愛在民匪惟君子之澤亦邦
國之光也敘事績傳二

仁義道衰學流放佚淺聞株守鄙陋貽譏鄭許爭鳴騫末
忘本至其甚焉毀蔑義理攻詆程朱一世風行羣倫波靡
亦人心世道之憂也守先待後雅正自持敘儒學傳三
五行之秀迭鍾斯人華實樞機聿充靈府挾勝藝林搜奇
造化雖無關於行誼允焯美於知言華國有資詎能遺棄
敘文藝傳四

羲皇代遠渾沌難期生乎今之世而曰反古之道倍矣然
高山深林其中或有抱璞君子守貞懷一寄躅高遐於以
葆其天真遊於熙皞者亦未俗之鍼砭也敘隱逸傳五
從一而終婦人之義然閨房之內其事暗蔽情動於中物
誘於外而能以禮自持至死不愧此丈夫之所難也婦人
女子無師友之助道義之業固守其志於幽獨之中綱常

風化孰有大於此者乎敘貞節傳六終焉

嗟乎小子不德弗克砥節立行仰承先澤敘錄至此不禁
輟筆而歎也今著此編豈惟以彰前人之徽美宗閭之煜
耀哉奔走四方莫能載其家乘庶幾以時省覽仿而行之
冀萬一之有似云爾十八世孫瑩謹述

援鵷堂集後敘

右援鵷堂集詩七卷文六卷筆記三十四卷都四十七卷
先曾祖編修公之遺業也公之歿於今四十二年矣先德
闒然不章渺焉滋懼矧茲區區篇帙僅爲當時佔畢論著
之遺者又多所放失若復不能蒐羅綴輯以著於篇余小
子之咎將何追耶公名位不顯於

朝史傳無由紀其事蹟又未乞當世名公大人作誌表與
傳用章後世然其生平懿行篤學實能無愧古人余小子
雖不獲親承規矩以所聞里中前輩往往稱述不衰考諸
遺編合之先府君訓誥所及有確然信其不誣者公諱某
字某號薑陽先生几遽老人晚所號也乾隆七年進士由
庶吉士改授編修充三禮纂修官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
官未幾歸里往來天津維揚閒主講書院以乾隆三十六
年卒公生而淵靜篤於行誼勤於問學早孤憤發策勵丙
偕從曾祖贈禮部公事母以孝聞外友天下賢俊以相資
長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窺故同遊若天台齊息園仁和
杭堇浦山陰胡稚威常熟邵叔山山陽周白民同邑則劉
海峯葉粵南方苧川諸先生皆於公尤厚謂姚君之學不
可以涯涘窺也生平論學大旨以駿博爲門戶以沈潛爲

堂奧而議論和平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先儒病近代諸公或競談考據以攻訛宋儒爲能也謂此人心之敝充其說將使天下不復知有身心倫紀之事常慨然欲有所論著以明其義不果就方三禮館之開也總裁爲高安朱相國軾臨川李尙書絳吾鄉方侍郎苞咸誦法先儒爲人倫師表故說經雖不專主宋儒尙平心以折中其義所咨獲於公者尤多公所爲詩古文辭皆力追古人而得其淵詣嘗與同人約十年不下樓成舉世不好之文其談藝精深多前人所未發今散見所著筆記中不綴綴其持論之大者如此先是公所考論經史子集蓋嘗萬餘卷矣皆細書條記未自譏述世頗有竊之以爲說者歿後益散亡於是先王父率府君羣從輩收錄其餘成若干冊旣以貧遊四方未卒業而從祖惜抱先生藏之嘗有意論集之矣復未果然頗載其說於惜抱軒經說及筆記中意欲以引其端冀後人或能成之也至嘉慶十三年瑩成進士自京師歸乃舉以授瑩而命之曰此編修公一世之業也不幸未成而歿吾欲成之而又不果今老矣夫道不終晦意者成之將有在乎然是卽著書非其人莫屬則甯藏之耳昔人問顧亭林日知錄復增幾顧嗤其妄不可不審也瑩悚然受之以退自維闇陋不足以成先業然及是而不成滋懼乃就所已成錄及諸奇零紛散者所在蒐羅凡五載端緒略具謹區其條例詳其目次第爲詩集文集筆記各若干卷冀及惜抱先生從祖之存有以論定云爾嗟乎學之顯晦時也而述其先祖之學以著於世又或顯或不顯則存乎

東漢文集 卷之二
子孫之賢否編修公之學益亦精矣以先王父及府君兩世錄之而不獲詮次以從祖嘗欲論集之而不肯輕作其慎之也如此瑩何人而能成此業哉然則瑩之夙夜兢兢懼以獲咎者茲益深矣

後湘集自敘

天下之事有適然而合不知其然者其風之過簫乎世之爲簫也六其竅大地之簫也萬之若川若谷若深林若阜草若篠蕩若松栝若毛羣鱗羽類高者若鸞嘒若鶴唳下者若虎嘯若龍吟若蛙蚓之鳴簫之爲族不同大地之風一也風之爲物若鳴鳴若肅肅時而冷然時而颯然至於鼓天地晦日月其爲情狀亦不同所以感於物而後動則又一也故人之吹簫者不離乎宮商徵羽而聽之者或超然遺世或泣下沾襟惟吹之者之異其情也故所感亦異若吹者之感於物而異其情也則亦有然矣世有聞吹簫而不知感者非宮商之不調徵羽之不和也無亦所感而吹者其情未至有強作者乎若風之過簫也必無是矣夫詩者亦人之簫也是其作也不可以無風苟無風雖天地不能發其聲音而何強作之有哉強而作者雖引宮商刻徵羽吾弗之善也知斯說者可與言詩矣嘉慶十九年冬月日

五家箋困學紀聞序代

當有宋之際大儒輩出吾河南尤盛明道伊川兩先生其最矣南渡後士大夫盡以播遷乃少衰則有厚齋王先生以博雅之學著先生雖家於鄆固浚儀人也故每稱浚儀

東坡文集卷之三
五
而不言鄴志舊里懷故都也先生博極羣書網羅百代著
玉海百卷蓋前乎先生爲莆田鄭氏後乎先生爲鄱湖馬
氏二家之業最爲鴻富而不能以易先生又以其餘力著
書十數種然大要搜集放佚之功多而困學紀聞者則自
攄論識綜覈羣言自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河渠鹽鐵漕運
兵制凡得失是非之迹皆慨乎言之蓋晚歲學益精識益
粹議論益純確而於元祐德祐之際尤三致意焉深有慟
乎兩宋之所以亡也乃世之君子未能求其用心之所在
徒以爲淵綜賅洽之書非先生意矣且南渡以來儒者皆
知誦法周程以講求義理爲亟而於百家之編或不能盡
究其蔽固未免拘墟元明以來理學益著博雅之士如貴
與馬氏者蓋少若升庵楊氏弱侯焦氏亦皆不及矣

本朝典籍富盛稽古之學大昌然談考證者往往挾門戶
之見謂性命之學空疏無據輕於排抵以故雖極淹博而
爲益於人心學術者加少又豈古君子博學鴻通之雅意
哉先生是書何其博而要深而純也蓋先生爲考亭三傳
門人淵源既正深以人心學術爲急非徒以著述鴻富矜
長炫博而已是其用心之所以殊也然則此書之淵綜賅
洽固不待言特其冲雅之懷亦與諸家言考證者不可同
日語矣此本自閩何二先生注後全氏程氏錢氏遞加箋證幾
於治經雖未免失著書之體而其餉遺後學亦已勤矣矧
於此書大有功余生之鄉實先生故里尤有表章之責頃
奉

命視學粵東而書院中適刊是書爲序此義俾讀先生書

者善所取法無滋事考覈者病其亦正人心學術之一道與

錢白渠七經概敘

桐城有老儒曰白渠錢先生篤行好古以經義教授里中四十餘年老乃得儀徵訓導未及赴官而卒門弟子出其生平著述遺書郵致於予乞爲定而序之將以廣其傳其書曰易概書概詩概周官概儀禮概禮記概孝經概凡三百卷蓋編輯諸儒先之說擇善而從以示折衷而不參論辨者也其間出已見稍有異同則別而出之曰經疑凡七卷余既受而讀之不覺喟然而歎甚矣先生之勤且慎也六經自漢以來老師碩儒皓首鑽研訓詁論釋著爲成書者奚啻數千百家其散失不傳者無論矣卽今四庫所收

亦尙千餘家也學者苟究心焉終身用之有不能盡又奚以著述爲哉然惟諸家之說旣繁未有折衷逞臆見者或失之穿鑿尙考證者又病其支離是以駁雜厯沓破碎悠謬著述日盛聖義日微近代二三妄人乃又競立門戶倒亂是非取先儒刪棄踏駁不經之說搜而出之以爲異寶炫博矜奇豪髮無益實用未學空疏爲所搖惑羣而趨之咸以身心性命之說爲迂疏惟日事搜輯古書奇字以相標榜博高名掇科第莫不由此是以聖賢立訓垂示之苦心紛然射利爭名風俗人心孰有敝於此者哉夫以經學之駁雜破碎如此誠非拘拘一先生所能息羣言而厭眾志也則莫如盡取其書悉心折衷而兼採之以泯是非而明經義而意有所得加以論辨則又起攻擊之端甯別出

東漢書集 卷之二
其書不以闕入此尤白渠先生所以著書之微義也先生之言曰近日名流大都口耳之外無學名利之外無事妻子之外無人此語不啻流涕而道學者由先生之書而識先生之心然後六經爲人心世道有用之書而非如周鼎商彝徒以古器爭重於天下其於聖賢垂訓之微義或有瘳乎

謝王二史輯遺序

謝承後漢書若干卷王隱晉書若干卷吾友張阮林聰咸之所纂輯也嘉慶十六年阮林會試不第留京師專意著書慨然有網羅放佚之志旣撰左傳杜註辨正若干卷成以爲史書之善如子長孟堅尙矣自蔚宗承祚而下不無譏焉范書雖取材舊史猶出一人之手乖迕尙鮮晉書則唐文皇命諸臣分採十八家晉史編錄而成踳駁殊甚唐代官書行十八家之業遂廢其中容有勝新書者今世所傳唐以前遺書猶時時見之後漢諸家記載未必遂愈蔚宗然如荀悅漢紀及東觀漢記世已刊行而李賢裴松之注後漢書三國志亦多存別說思欲併二代佚史表而出之勇於成書所在搜羅不遺餘力日書細字几壁皆遍而謝王二家書居然可觀乃先比次其鉅者他條紀繁碎未及纂列遂病且死都中無人知其業者吾族兄幼楷始終病事見其用力之勤憐而收之歸於其家阮林之妻吾族姊也藏襲以待其孤道光五年吾由閩之京師道里中其家出示所藏見此二書粗成卷帙乃爲之叙嗚呼阮林之爲此也是所謂事勞功半者耶夫古人之矻矻於著述也

非徒爲身後名而已以爲道有所在吾書所繫大焉至於史者著一代興亡之跡爲法戒於天下萬世苟非其人書不妄作故有敝畢生之精神而書卒不成成而不及傳傳而不能久者亦視其書爲顯晦未可遽以幸不幸藉口也且夫著述之難史爲最豈不求實事之難耶一事甚微已有傳信傳疑之異況代歷百年人逾數十一始終論次之口吾於此蓋無失焉不敢必也及乎此一言焉彼亦一言焉言者旣多吾上下櫛比之取其切於事而近於理者亦曰庶幾可折衷矣此創者難爲功而因者易爲述也前者果善後復何爲後人爲之猶未盡則仍以俟諸後今必薄後尊先不亦迂乎顧前人創之之功未可歿後人雖善不能不考諸前乃盡棄置則過矣並前後而兩存之不惟前人之善者見卽後人之善者亦逾見此阮林之所矧矧也吾獨悲夫謝王二君及十八家者以當代近代之人求當代近代之事已不能盡卒敝一世之精神書幸成而傳復不能久阮林後千數百年欲傳已亡之書於千數百年以上嗚呼阮林雖欲不做精神而死其可得耶而書又卒不成也此書幸而或傳後之覽者亦略其文而哀其志哉

吳春麓先生集序

道光五年春麓先生主講敬敷書院余以事至安慶先生召居院中出詩文數百篇屬與校定時湖南鄧湘臯以修志書同居三人朝夕縱言唱酬盡懽先生攜兩孫俱每聽余議論喜而忘夜未幾自閩中歸里又將入都過先生家

東漢文集 卷之三
門庭肅然子孫恂恂有禮景仰前徽不能無感嗣子迪先
錄先生詩古文成若干卷以示展卷閉昔年情景恍然在
目嗚呼風雅之道猶未衰也吾桐自明以來士大夫多樸
厚號爲守禮逮夫通學鴻才後先閉出莫不尙氣節敦廉
恥故海內之望翕然今俗稍陵夷後進迷所趨嚮先生風
節自持動中禮法立言陳義無不根柢先儒而尤汲汲以
風俗人心爲急今往矣子弟稱能守其家法者必首先生
家然則士大夫負文章之望將率其子弟以無敗於禮度
者讀先生斯集其必有合也夫

吳子方遺文序

嗟乎是吾亡友子方之遺文也吾友之亡於君蓋四人矣
昔者吾黨之盛也在嘉慶九年以後維時海帆歌堂岳躡
年最長植之元伯匡叔竹吾差次其年相若而吾兄事之
者爲六襄聿原子方履周阮林明東易卿弟之者則子山
也後乃得魯岑小東幼楷此十數人者皆以文章道義相
切劘吾所爲左右採獲以取益者也子山最少最先亡後
六年阮林繼亡又八年而君亡君之始亡明東嘗作傳未
幾明東亦亡矣自明東亡而吾黨益衰諸人或困於饑寒
或牽於仕宦學業往往中廢其卒能有成可傳於後世者
蓋不十人焉如君者才可以成志又最高處境亦稍順而
天奪之年所業遂亦止此悲夫斯道之難乃如是耶君久
居京師時方競言考證溺其學者多與宋儒爲難君能辨
其非而欲從事於身心性命庶幾古之所謂志士矣使天
假以年得盡其功力所成就當未可量而竟死吾方在海

東漢文集 卷之十一
外聞之不覺涕淚之何從也前歲道經里中君喪已返往
哭其室稚子甫四齡耳常愛其弟之子冲謨遂子之冲謨
年十四秀敏不羣或冀他日能繼君志耶子方通六書作
字多用古法尤善狂草文章雋曠遠出塵俗所作頗放佚
今存詩賦雜文若干篇岳卿屬余編次彙爲四卷付冲謨
他日梓之俾後世知有子方其人也嗟乎是可悲矣

吳子山遺詩敘

甚矣人才之難而造物靳才又不與以年使得成其才也
豈才者果造物之所忌與抑其苦心刻思有以洩鬼神之
奧適足以竭精神而耗氣血故致死與古之才人如謝惠
連希逸李長吉者眾矣然雖天死皆得名流爲之品藻未
嘗不馳騁一時或致蚤貴若才足以追古人而所遭沈困
竟不獲一日之知徒沒沒以天死者尤可悲耳何意於吾
子山見之耶子山少余一歲總角時鄰居相善余年十四
同學於价人先生余已好爲詩歌矣子山初若不解後兩
家居少遠而先生又去吳中遂散逾數年又同遊萊園先
生之門則子山之詩固甚工矣余論詩宗漢魏盛唐子山
始好庾信故名其氏卽字其字焉復有友人方履周族兄
易卿皆好爲詩雖宗尙不同而論極相善履周嘗取四人
之作合鈔之所爲蔗林詩選者也旣而子山之詩一變爲
長吉精奇詭麗每一篇出同人莫不驚歎余心怪之謂子
山曰長吉奇矣而沈思大過以不永年子其戒之子山笑
不爲意子山家故貧而好客所居爲張氏之依園有亭臺
池館之勝故四人日聚其中方其月明露淨四字溲然攜

手登臺覽城郭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世意氣不亦盛哉夫四人者皆非有五畝之桑儋石之儲者也年未及冠各有菽水之憂回嘗易衣而出并升斗而食不絕炊者僅耳然方以古人相勵意落落不與俗諧里中多非笑之以爲妄嘉慶十二年余舉於鄉而三人益困始有遠遊之志明年春余在京師子山猶遺余書言往豫章及是冬余歸而子山竟客死矣嗟夫子山年甫二十三耳其天性之孝才雋而志美篤學而好義使假以年成就未可量也竟以天死其所遭又不及古人什一吾烏知造物之意耶且余與子山非尋常之交也生嘗相卹死不相知往哭其家二老泣於門少婦啼於室一女呱呱在抱嗚呼子山長已矣而余又窮力不能經理其家九原之下何以慰吾子山哉子山素傲不屑以詩文乞名於士大夫故知者蓋寡世非但不知其才而並不知其人又豈有知悲其窮者邪嗚呼其可悲也已

劉薇卿詩序

自瑩遭先君子憂盡室流離海外踉蹌內度逾年伯兄始得輿匱先歸瑩尙奉老母僑寓福州謀菽水之養哀困窮愁無以發其悲痛旦夕號野寺中學問文章恍惚如隔世事劉子薇卿乃挾其詩見問大抵才情雋越風旨清深見賞於時賢者多矣余獨取其涉歷身世感慨情景之作以爲有當於古人之旨古近體凡數百篇擇而錄之可謂尤雅矣已而饒嘯漁自龍巖來過余示之亟歎異時微雨令小奚奴爇束薪余與嘯漁共擎一蓋走訪薇卿不遇而歸

卒讀竟卷乃罷蓋嘯漁好才出於天性見性情諸作低徊
不已宜有合於薇卿之詩也未幾嘯漁不得意去余從太
守方公復渡海至臺灣尋先人遺蹟潮汐猶昔招魂不得
惟悲風怒濤作雷聲砰礧震撼知海若天吳咸以罪瑩之
不孝也嗟乎人生至此尙何言哉然有不能已者薇卿與
嘯漁皆先子遭內外憂在福州時相對素衣風木之感彼
此痛心其諸異乎尋常之離合矧文章聲氣又有足以相
感者乎時序崢嶸若走飛電霜露再濡計嘯漁薇卿皆已
釋服而瑩之先子亦棄養二十有一月矣嗟乎一家骨肉
生死別離相望於海濤洶涌之間一二知好又皆人事乖
迕邈不相及秋風蕭颯落葉如雨啟篋得薇卿書乞爲序
所以錄定其詩者愴然書此貽之

孔蘅油詩序

詩爲六藝之一動乎性情發乎聲音暢乎言辭中乎節奏
其始也必有所感感於情者深厚然後託於辭者婉摯使
人讀之不覺其何以油然興觀羣怨此古詩所以可貴也
至唐而體格備至宋而變境窮然振采飛聲盡態極悒之
中自有其不可易者漢唐宋明以來大家蓋一致也

國朝作者尤眾至於論詩自以阮亭爲正所謂妙悟天成
也乃其自運又失之靡弱雖力造唐賢實則不異金元諸
家識者謂學似遺山才力微不逮焉歸愚以吳人言詩頗
能脫去纖穠別裁僞體而才質凡近骨力不騰每多死句
滯意近世虛憍之流又以其豪豔猥薄傷風敗俗之辭倡
導後生自比鐵崖然鐵崖當日已有文妖之目斯又下矣

東坡文集 卷之三
又有工應試舉詩者數家能以唐音入於體製於是學者又相仿效及取全集觀之則所謂古近體者猶然應試舉詩也又或真情不足假故實以文其疏舛由温李之餘波益加繁博自矜選體而不知與曹劉沈謝有天壤之殊至其甚者乃更孜孜考證好古搜奇破碎繁蕪其於文章論說猶失廉肉取舍之道而况詩之風雅乎曲阜孔蘅浦先生天懷坦曠不嬰塵垢徜徉於山水詩酒之娛殆古之高士今讀其詩三十年中於骨肉之恩友朋之義生死離別感傷沈痛則又未嘗如放情出世者攬觀景象抒寫性真妍麗清深風骨峻邁間有無題諸作含情綿邈意淵旨潔亦不同於佻蕩是誠有得於古人之幽隱者矣瑩之先曾祖薑隴府君從祖惜抱先生皆嘗於先生家有舊今先生壯遊海外因荃溪分巡而見之出全集囑爲之叙乃述其平素所以論詩者質之亦冀先生之益我也

贈王栻序

古之學者學道以正其心今之學者學文以害其心學道日益上至於賢聖忠孝之極而止學文日益下至於卑鄙猥瑣之極而止甚矣古今人之相遠也雖然文之至者必近道非知道者不能爲則文成而道以立夫文成而道立則其於心也何害古之學者閉戶而誦之羣萃而講之或三年或五年或七八年若是其專且久也今之學者誦讀講習專久同而所以爲學非也古之學者志在道故以忠信則學以孝弟則學以事君敬長明禮而通其義則學今之學者志在文苟可以爲榮則學苟可以爲利則學故文

東坡文集 卷之二
非文也務爲浮薄詭譎以悅人而已夫言者心之聲也日
講誦於浮薄詭譎之文又至於三年五年或七八年之專
久如是業成欲其心之無害豈可得哉然國家以文取士
久矣士欲行其道者舍文奚以進而世之主司顧爲浮薄
詭譎之文是取則士之務爲浮薄詭譎也固宜然則倡天
下之人以趨浮薄詭譎者有司之過也今試語人於父兄
曰若子弟之行污賤將不齒於鄉必赧然愧矣更語之曰
若子弟且爲盜必勃然怒矣更或語之曰若子弟之文甚
合有司將必售則莫不喜動於眉睫夫充浮薄詭譎之心
其不爲舛鄙猥瑣幾希矣以浮薄詭譎之心得志於功名
富貴其不爲盜又幾希矣然而父兄之情大異者惑也彼
徒以榮利望其子弟而不知已驅諸浮薄詭譎以害其心
也是亦父兄之過也不幸哉今之學者也榮利本切於中
又且主司倡之於上父兄驅之於下欲其舍浮薄詭譎之
文而學道其孰從而聽之抑吾聞主司者衡文者非衡
命者也命且窮耶文雖合莫之能取命且達耶文雖不合
莫之能舍則又何患乎與其卑賤求合以害心孰若正心
修身以學道其賢不肖何如也太倉王棫從吾學二年矣
終日言不離乎文而未嘗告以浮薄詭譎之術每反覆於
忠信孝弟事君敬長之道能樂受之而不厭也亦可以無
害於心矣惜乎不及三年未見其文之成也或者疑非所
急是則世俗榮利之習見其小不見其大者懼生不終其
志於將行也畱說以贈之苟能卒成其文則生豈今學者
徒耶

贈朱澹園序

華亭朱澹園行方而貌古氣清而體閒好爲深沈奧奇之學窮且老矣家人都喪偕一子遊嶺南從化少尹朱君延教其子逾年而學徒皆好善澹園乃教以綜月日所爲孰爲功孰爲過列之於書以自懲勸己而少尹亦自請受僕豎或有行者澹園其君子矣乎余少時聞長老言乾隆四十年前士大夫皆愛惜廉恥辨名分衣冠容儀有法度教子弟必先授朱子小學談先儒名諱如道父師其誠厚可想也數十年來世風凡三變矣其初好博聞強記薄先儒身心性命之學爲空迂而好華美驕侈旣乃尙通達騁宏辯譏訕禮法之上如寇讎近日并通達宏辯者亦少惟事苟便而已士大夫聚會至解衣露體嬉笑詬罵相娛或齒高位尊而與少年爲輕薄所見所聞無不可驚愕者舉世方恬然不爲怪也余曰風俗係乎人心人心係乎學術今之教弟子者皆非學也取利祿之術而已先世父兄望其子弟未嘗去利祿而猶以小學教者使知有本根也今則拔其本而掘其根人心日以偷薄風俗烏得無壞乎澹園能以爲善教其子弟可謂知本矣朱君能知其善而從之以爲利祿外別有所以教子者而其子果能從父師之教皆不可謂非賢雖然先儒之說具在苟其以禮法爲門進究六經之旨日講而月習之以求去其薄人心壞風俗者則澹園之道且日新豈特朱君父子與其僕豎之好善哉澹園益務其遠且大者可也

論語集註書後

朱子生平用力四子書訓解屢有更易蓋見道愈精析義愈密而訓故文字初不少略焉論語成書凡四本最先作論語要義在隆興元年蓋病王氏新學之穿鑿而諸儒說經又或支離未能卓然不畔於道慨然發憤取平生所編古今諸儒之說以及門人友朋之議盡刪其穿鑿支離及不得聖人之微意者定爲一書而以二程子爲宗此皆講明大義不解章句以爲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略者未嘗廢註疏也旣因訓故略而義理詳非初學宜習復加刪錄作訓蒙口義本之註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以諸儒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刊之本章之左又以生平所自得者附見一二然後訓故音義備焉旣又取二程子講論之語及橫渠張子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作論孟精義集註之成蓋在晚年然猶隨時更改先賢大儒好學之勤體道之深如此而於百家之說未嘗盡廢也故作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辯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_{二謂}程_子之門人者其考徵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嗚呼朱子述而不作之心皎如天日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無非欲下學上達由麤入精同底於大中至正豈小儒俗學專以一己私說欺世取名假博聞多識以自文其不肖之罪者所能望其萬一

哉朱子之心白而後俗儒之罪明俗儒之罪明而後朱子之功著而要非有志於世道人心者不足語此也而鄙陋之徒好爲論說目不睹四庫之書耳不聞通人之論勦襲煩蕪名爲恪守程朱實不過以爲制舉文字之用若此者又百家之不屑而亦朱子之所深痛矣遂使爭新好異之徒騁其博辯抵隙蹈瑕皆以宋儒爲口實嗚呼是誰之過與

道書書後

道家之書最雜貴與馬氏論之詳矣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故所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始伊尹太公鬻子筮子之類而老莊列之書與焉可謂得老氏之本旨者矣別出神僊十家二十五卷始宓戲雜子道至泰壹雜子黃治之類書雖不存中如黃帝雜子步引黃帝雜子芝菌等以意求之蓋亦不過服食引氣之說故序之云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而已少翁欒大之徒不載焉豈其術詭祕初無成書抑有以削之歟文景二主皆好黃老其始傳自蓋公曹參之所師也自參已尊奉以爲治蓋其書最先出故文帝好之是時六經固猶在山巖複壁之中未之無意明聖人之道陸賈稍能爲高帝陳之然大約粗淺鄙陋宜不能勝黃老之書也然今老子之書具在初無所謂

怪誕張皇者當時傳其學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氏傳
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
今雖不知其說云何其爲人君南面之術可知也黃帝四
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在
道家黃帝泰素二十篇在陰陽家注云六國時韓諸公子
所作劉向別錄云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又黃帝
十六篇圖三卷在陰陽家則行兵五勝之術或假鬼神爲
助此乃稍及鬼神矣又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在天文家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在五行
家既皆依託而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則醫家
之祖也綜觀漢代黃帝老子之書如是而已世謂淮南與
八公之徒鍊藥修仙然淮南之書所謂內篇二十一外篇
三十三者亦皆兼儒墨合名法之言故志以入雜家不入
神仙家也又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則占候之說入天文
家烏有所云神仙者乎東漢之末其迂怪之書始漸出張
道陵左慈于吉之徒紛紛以其幻變詭祕之術炫惑於世
六朝以來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
之說乃不可勝紀而宏大其教者葛洪陶宏景也魏隋二
書釋老志所論列較漢志不侔矣後世道家書淵源實無
所考皆以爲神人相授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
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何其富也厥後亂離或至亡
缺宋初遣官較定其書多出七十餘卷徐鉉等讎校去其
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卷蓋已復唐之舊大中祥符間
王欽若依舊目刊補洞真部洞元部洞神部太真部太平

部太清部正一部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九十五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寶文統錄而其後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中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盛行於世明末陳繼儒嘗重刻之其道書全部近時頗有一二鉅公刪錄重刻爲道藏輯要云夫藏之云者始見佛經梵云俱舍或云比陀或云摘迦華言翻譯爲藏之名唐開元中以道書爲藏此乃援道人釋故宋以後其徒皆恥不名道藏今復仍此名則諸公之詮義疏矣又不推原道家之本始援其正以祛其妄豈所以闡揚老氏者哉

藏經書後

始吾讀釋氏書而疑之釋迦牟尼文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說盡苦空無我無量妙義爲彼教至尊聖人矣乃以三世考之名已第八自釋迦前則已有七佛矣七佛以前則又有九百九十七人其說似乎駭聽而諸經所著有名諸佛又動以千數豈盡無稽歟及尋其始末推以吾儒之理乃悟其容或有之要不足怪也夫釋氏之有釋迦猶吾儒之有孔子也孔子聖集大成生民未有猶釋迦之超出諸佛爲世所尊也孔子生周敬王之世釋迦生周莊王之世皆周人也孔子以前則有堯舜禹湯以至文武周公諸聖人矣釋迦以前何必無毘婆尸尸棄以至拘那含牟尼迦葉之諸佛乎刪書斷自唐虞吾聖人之可考者也七佛始自毘婆尸亦其始有可說者耳夫自堯舜至孔子蓋二千八百餘歲矣彼毘婆尸至釋迦何必不數千年乎若堯舜

以前至三皇之世則又有包羲女媧神農以至黃帝顓頊高辛諸聖人矣三皇以上至天地開闢吾不知其幾千萬年也然最初有盤古氏之名矣若無懷葛天諸君未嘗不尚存於傳記也彼昆娑尸以前豈獨無天地世數乎則何必無華光以下之九百九十八人哉儒者不談荒遠故孔子刪書自堯舜始非謂堯舜以前無聖人也若庖犧神農黃帝則見於繫辭矣釋氏既不厭爲荒渺之談其有傳記與否吾不得而知固不可以吾儒之不傳謂彼不當傳也儒者推世運之數如春秋元命苞言天地開闢至魯哀公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命歷敘云二百六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易乾鑿度云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帝王世紀云自天地開闢人皇以來迄魏咸熙二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積二百七十六萬七百四十五年所說不同大約不甚相遠也世儒以其緯書私記而不信若漢律歷志云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則見於正史矣而邵子皇極經世斷以天地之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則出於大儒矣夫吾儒之云世者卽彼教之所云劫耳彼所云成住壞空轉輪增減者亦何必不猶吾儒之元會運世章蔀紀元者乎吾儒有聖有賢有大人有君子有善人信人之稱各以其德行名之彼釋氏者則有佛有菩薩有阿羅漢阿羅含金剛比丘之稱亦各以德行名之佛不一佛猶聖不一聖菩薩不一菩薩猶賢不一賢也其人依然有死有生有少有老過去者猶吾之謂既往

耳見在者猶吾之謂今日耳未來者猶吾之謂後世耳中國有孔子著書講學服其教者不知幾千萬億也彼國有釋迦說法勸世服其教者又何必不幾千萬億乎世以爲怪而妄之者是不辯其理之是非惟其事之有無也如實有其事則將從之乎吾以爲怪而妄之不若不怪而聽之也惟吾不以爲怪則雖有其事莫之惑矣雖然有說焉夫亂臣賊子奸兇淫惡暴虐貪殘者此儒者之所惡也聖人立法思以化之而已釋氏者亦將以化夫此輩者也彼夷狄者無禮樂詩書之教道德仁義之意惟以殺奪爲事強陵弱眾暴寡兇淫殘忍不可勝言矣自釋氏之徒出以其地獄因果三生之說教之勸化癡愚摧滅魔怪於是夷狄之人有所悔懼此其爲功於彼甚大與孔子之救中國一也中國自三代而下先聖之道或存或亡其大經大法所以維繫乎綱常名教者徒以使人知善善惡惡有所勸戒而已若仁義道德之微身心性命之奧非聰明睿知不足以知不能責諸愚夫婦也去古逾遠風俗人心日壞傲很頑淫爭奪鬪殺中國之去夷狄幾何矣又濟之以巧詐深文博學強辯三綱五常之說皆習聞而厭聽之於此有人焉獨以其地獄因果之說進言之鑿鑿怵目洞心使兇淫殘很之人皆回心而聽命當斯時也爲吾儒者方深憂之不暇乃必以其人非儒力破其說而爭驅逐之乎世有好醫者黃帝岐伯之書神農本草之經少而研習究古方不遺餘力已而室中人病投以劑不效而驚竒方者過室人就試之一服而愈人皆往慶之此醫獨大怒以爲非古方

不自己出也亦可謂迂矣世之攻二氏者何以異此然則二氏不可攻乎曰曷爲其不可攻也彼黃冠羽衣燒鍊鉛汞以求飛昇金闕瓊樓妄譔奇異以眩耳目禹步咒水造作符籙以爲妖邪者老氏之罪人也造塔建寺刺臂寫經靡費金帛妄希福利口語機鋒高座說法誑惑士女陰爲姦利遺棄骨肉附會空虛不行實事若此者亦釋氏之罪人也

楊忠烈公與吳大司馬書跋尾

前明應山楊忠烈公與吾鄉大司馬吳公三書紙色雖敗墨蹟尙奕奕有生氣洵寶物也吳公以萬歷四十二年巡撫四川討平叛猱見神宗本紀其總督宣大山西及經略薊遼明史未載年月觀楊公此書前後皆以安攘爲言至云嚴關十萬甲兵作一人萬里長城則正經略薊遼時也第二書言從二三君子遂出春明尙感聖恩結此忤逆璫之局蓋在天啓四年削籍之後又謂當柄者借內以逐其所忌第恐中外大柄倒授之中璫將來未易收拾按明吏本紀天啓三年正月禮部尙書顧秉謙南京禮部侍郎魏廣微俱以尙書人閣預機務此所謂當柄者也又謂不肖青衣匹馬直走至家尋二三道人作自家正經事件子房赤松子遊嗟乎豈知璫禍已深不旋踵而緹騎已至乎讀公此書不禁爲之泫然矣末一書稱台翁以西事行又云無憂三十六家犬豚先是二三年閒炒化煖免諸部時有侵掠邊郡四年以後略靖豈非吳公克有成績楊公長城之言果驗耶迨數年後袁崇煥召對平臺革炒化煖免及

東漢文集 卷之二
三
蘄鎮三協三十六家之賞不行遂爲
本朝効命然則吳公其猶不可及乎楊左邁禍吳公亦以
璫忌罷歸始終不愧正人楊公此書可以考吳公之節概
云道光乙酉十月後學姚瑩謹跋

史忠正公墨蹟跋尾

侍御吳春麓先生六世祖母爲瑩七世從祖姑明季死賊
事在崇禎十年史忠正公與直指張公以聞得詔旌其節
烈姑之子書謝史公而公手札覆之玩此札蓋史公方居
憂因唁公而致謝前事者故公有不孝積罪莫贖及辱教
惓惓率謝之語又史公爲左忠毅所知重嘗有恩於桐故
得通書非直指之比然卽此可見公之惓惓於吾邑人矣
姑爲瑩八世從祖湘潭令長女湘潭公仕爲循吏長子孫
林及女皆死賊祀忠義節烈祠其次孫女適江氏曾孫女
適張氏皆以貞烈祠祀豈非吳氏祖姑有以風之耶瑩嘗
考論吾家自明季以來節烈貞孝之女若婦凡五十七人
吳氏祖姑實爲稱首史公又爲勝國忠臣之最得公此札
而姑之節烈益彰嗚呼豈惟吳氏之寶亦姚氏之榮也侍
御之子子方嘗以此札語瑩屬爲書後未果亦未之見越
十有八年侍御始出此軸示之乃敬識數言卷末道光五
年八月姚瑩謹跋

跋鄧子與詩卷

鄧子與先生挽某僧詩清迥絕塵書尤勁逸新化鄧湘臬
得之老僧月照手洵墨寶也先生自稱都梁髮弟末書辛
亥十月而無年號蓋前明遺老或言嘗爲岷府長史湘臬

既定爲武岡人以未入州志乃裝治此詩成軸自爲之敘
索題詠以永其傳余惟

本朝定鼎之初訪求天下遺逸徵用者眾矣其有志不忘
明而潛身山澤者所在有焉縉紳之士往往祝髮君子悲
之辛亥爲康熙十年距明己巳二十八載是時猶有狡焉
謀不逞於閩滇者湖襄之間頗多惑之而子與與僧獨徇
祥寂寞之濱心灰身槁可謂能識天命守身以全節者矣
明太祖訪求元臣不至或以猜忌殺之自非

聖朝寬大覆載如天其得優游沒世不亦難哉後數十年
會靜之徒復惑於邪說卒皆身嬰顯戮宜矣莊子有云鳳
凰翔於寥闊其先生之謂乎

東溟文集卷二終

東溟文集卷第三

桐城姚瑩石甫著

與張阮林論家學書

阮林足下春閒得書知近沿經史甚銳箸述宏富爲之企
羨足下以英辨之才沈研古學又處京師久與名公時賢
相砥礪見聞廣而采獲勤書成必有宏贍精確大過人者
僕倦遊嶺外少師友之助悄然塊處又得書甚艱莫由稽
考輾轉六年無所成就昔虞仲翔處廣州窮愁竟成易傳
附聖經以自顯如僕者遠愧古人近慚足下矣大箸左傳
辨杜刻否亟欲見之惟於命名之義竊有未安者左氏傳
自賈太傅始爲訓詁劉子駿創通大義後漢鄭仲師賈景
伯服子慎許惠卿穎子嚴之徒皆有註馬季長謂賈君精

東漢文集 卷之三
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已無可復加但作三傳異同說則
賈鄭之書可知矣魏世王子雍亦有左傳解此皆通師碩
儒之說也至杜氏以爲諸家皆膚引公羊穀梁以釋左氏
適足自亂乃著經傳集解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其所論
三體五例詳哉言也又作長歷以推其歲時譌釋例以通
其條辨殫畢生之勤成專家之業大義舉而訓詁明天文
昭而地理覈自有左氏以來傳注未有若元凱者也故南
北學者皆爲之疏義劉光伯雖曾規其過失一百五十餘
條未害其美且隋世諸家注傳尙多存者光伯獨爲杜氏
作疏豈非其長不可掩耶疏其書而規其短乃光伯通見
足破疏家袒護之陋非好攻之以爲異同也夫長短不容
相掩功過可以互明賈服劉馬之異同要當並著其書使

後學有所鑽仰自唐世奉勅修定正義獨用征南而諸家
註說如燭火辰星熒然闇滅此固當時學人之陋亦孔冲
遠顏師古之徒不能請聞于朝兼存古訓故通人至今爲
恨然以諸家之廢而大不平於杜氏此何說哉亦猶朱子
表章六經四書原令人先習注疏以通其訓詁其後學者
不能兼習乃自放棄註疏專治宋儒注義今舉世駁辨咸
謂宋儒滅絕舊注徒言義理而廢訓詁此何異盲人道黑
白乎左傳補注之作發端于元人趙汭蓋以杜爲主有不
足以陳傅良之說通之非糾杜也

國朝顧甯人作杜解補正三卷朱鶴齡作讀左日鈔十二
卷補錄二卷始有意正其闕誤而曰補曰鈔不居攻辨之
名近世惠定宇以古義名家特搜輯服賈之說爲左傳補

注吾鄉馬器之前輩慕惠氏之風援光伯之說亦有補注之作意乃頗攻杜氏嚮嘗疑之若惜抱先生亦嘗撰三傳補注在馬氏之先則又不過隨所考證其有未安閒爲之說並無意於長短之見今足下書命名乃爾無乃過乎願更詳之說經經貴淵通不在攻擊也僕承家業治經史爲詩古文之學三世矣從祖惜抱先生以詩古文鳴海內學者多宗之獨先曾祖之學久晦不章一二鉅公頗以不見遺書爲憾良由生平緒論散見各書未及撰錄故也昔顧甯人沒遺書得門人潘耒刊之乃行於世江慎修歿遺書得鄉人戴震表之以聞於朝矧爲人子孫而令先業荒墜不肖滋甚矣瑩雖謏陋敢不收羅綴輯以質世之君子而瀕歲客遊不能以書自隨是以纂述久而未成今具藁

約五十餘卷百萬言矣族兄伯印以書來云史館修儒林文苑二傳闡發幽隱命僕以家集上諸公備采擇念書未成懼不足以表章然當

國史諮求而無以上聞是沒祖德也不得已上援鵝堂詩集刻本及筆記稿本三卷假伯印以致諸公而汪瑟菴侍郎先見之謂必當入傳惜不在史局未知秉筆諸公以爲何如耳得足下書始知惜抱先生有請附海峯人文苑傳之語此或別有微意而足下以爲先曾祖校論諸書今時諸君子多未能窺見涯涘者若僅以詩文入傳是以精深之學轉爲辭章掩矣責僕於闡揚先人之大舍本而存末足下之言豈不誠然哉僕與伯印書亦未明言請入何傳者子孫不敢議其先祖之義而於詩集前列總目又作後

序具述生平論學大旨則僕意可知矣足下想未之見也
足下於垂漚久佚之餘能推明前人不傳之學而見其大
足下之誠宏矣意在發揚幽隱上佐

國史不爲鄉曲之私不欲以辭章掩學問足下之論公矣
數千里貽書故人責其不能善揚先祖足下之義篤矣爲
人子孫宜何如感愧乎願僕於此竊有私中蓄之久已不
敢告人今爲足下陳之瑩聞君子立學傳於後世者道也
而不在文功也而不在德道功天下之公也文德一人之
私也道足以繼先哲功足以被來茲若此者已不必傳天
下傳之文者載道以行舍道以爲文非文也技耳技不足
傳君子若夫德修於身所以成己非以爲名故曰遯世不
見知而無悶先曾祖少孤礪行孝友立于家以教子孫至

今門內無敢慙德忠信著於鄉以施族黨至今無閒言處
身必恭以儉接物惟誠以和長老及見者至今稱其風采
此德行之實也先曾祖爲文根柢經史指淵思深必得古
人精意不爲放譎踏駁之論取快一時先曾祖之於文可
謂能載道矣至其天資沈篤彊記博聞自束髮以終其身
無閒故能淹通宏洽不爲拘墟孤陋之見空疏無據之譚
其大者在篤信程朱以爲非考證不足以多聞而舍身心
亦無以爲學漢儒謹守師法訓詁略備于前宋儒講論修
明義理大著於後其道在守先待後其功在風俗人心學
者當識其大以體其微去其矜心與其昏氣乃可以爲學
俗儒務毀人以成己名邪說好立異以亂是非危言日出
貽害人心亦何異亂法舞文之吏耶此先曾祖生平兢兢

不輕著述之微意也其於道也可謂不自矜矣瑩之生距先曾祖歿已十餘年家遭中落藏書爲人竊取幾盡又十餘歲稍解讀書二十四歲編錄遺集又六七年然後有以見先曾祖爲學之實竊謂先曾祖之可傳者道也而論道之言不可見卽所存著亦可得其大凡矣若夫傳之與否則不係乎史道苟不明卽空畱姓氏何益蓋太元之作百年後興河汾講道隋書無傳古人之所重輕如彼後有君子將知人論世亦以人光史冊耳史豈能光人哉此僕所以久蓄於中惟懼道之不修而不敢汲汲於史傳也足下又云先生之學可差肩於閻惠諸君竊以爲駭夫閻君斷斷博辯以摘發前人自喜惠君鑿鑿訓故以蒐求古義專門二君精博均不可及然其於聖人之道也曾未望其藩籬乃與宋儒爲難欲以寸莛破巨鐘若先曾祖則以考博佐其義理於程朱之學見之眞而守之篤固與二君大異今謂如此母乃非所敢安乎宋人有好學者千里尋師而遺其母母使人謂之曰子之學則成矣如歲日荒吾凍餒將死何夫學成而母死不如其弗學也今之學人不死其母者鮮矣此先曾祖之所大懼也惜抱先生嘗語瑩編輯援鶉堂筆記宜寬歲月爲之但取精不取速不取多也先生手鈔經部史部集部各一卷授瑩以爲式今所編纂不惟表先曾祖已墜之書亦以竟惜抱先生未成之志云爾卽惜抱先生孤立於世與世所稱漢學諸賢異趨而海內學者徒以詩古文相推於其說經論學罕有從者風氣使然不能以一人挽也三十年後當有達者振興一闢榛蕪

東漢文集 卷之三 五
而開之大道瑩與足下勉爲其是書成以待後人之論定而已足下戒之哉母奪于眾咻母聞於正見亦僕之所以望同志也

與徐六襄論五代史書

聞有補注歐五代史之意甚善近時諸賢多爲漢晉以上之學足下獨從事於此何哉竊謂此書體嚴義精讀者卒難得其要領考博家漫謂其紀事疏略不如薛書之詳爲可歎也蓋公未作此書先爲十國志原亦多取繁載及與尹師魯論之乃大芟削改并爲正史初與師魯分撰後獨成之公在夷陵與尹師魯書云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作十國志務要卷多今若變爲正史盡宜芟削存其大要至於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本體自可存之小

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芟去矣此可見公載筆之精義又云師魯所撰在京師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卷大妙修本所取法爲此傳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芟之則盡妙矣是公此書經與師魯商確從其芟削者也至云修本所取法時公以文章自命上追龍門而虛心如此至和二年與徐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重頭改換未有了期則又經與南豐商確而改定之也又皇祐五年與梅聖俞書云閒中不曾作文祇整頓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蓋是書初成人見其簡必多疑議之者故不欲輕以示人及後始從南豐說而自改定然則此書以著五代之得失爲本其事實繁瑣無關法戒者固非正史之所宜

載若夫典章制度則有志在紀傳中不必滄入而五代紛
紛爲國日淺制度蓋無可言故並不立志世人淺見喜廣
異聞以爲詳備可謂憤憤矣乃謂公學史記故爲高簡不
顧事實闕略豈非不辨正史載記之各有體裁而輕議昔
賢乎今注稱徐無黨譏或疑其淺陋然公與徐書已言作
注之難則未必後人之僞譏世以爲淺陋者亦爲其大略
不能旁證博考耳安知非以公當日意在簡嚴卽注亦無
取其繁蕪耶然鄙意作注與著書不同而注史尤與注經
不同蓋注書病在蕪雜注經病在支離注史者旁引廣證
以存事實正可多引本書所不載使人得以觀其去取之
意抑何害乎昔劉昭旣注續漢志之外以劉昉注蔚宗後
漢書一百二十卷僅及范書所見乃更蒐廣異聞作後漢

書補注五十八卷可云宏富而劉知幾譏之史通補注篇
云蔚宗之芟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
昭采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知幾此言可
謂精史體者世俗紛紛爭咎蔚宗歐公之闕略當以此說
示之而其責注家不當廣引爲非體毋乃過乎往在杭州
劉金門先生學使署中見彭芸楣尙書有補注歐五代史
大約以薛書割裂分繫歐史每條之下而於他書少所徵
引稿本未竟金門先生欲卒成之延長洲王某屬其事因
其人輕傲不暇與論故未深見其書金門先生頃在都中
曾見此書否足下補注大意未審何似云仿裴世期注三
國之例洵美矣願更深味歐公命筆之意以立其本而於
薛史外更博考別史載記如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陶岳五

代史補馬令陸遊南唐書龍衮江南野史陳彭年江南別錄張唐英蜀檇杭錢儼吳越備史之類參比之以存其事蒐討於諸家如司馬公通鑑考異吳縝五代史纂誤朱子語類胡三省通鑑注胡一桂十七史舉要及近代杭大宗錢辛楣廿二史考異之類縷析之以證其文務揭所長勿諱所短嘗閱袁文襃牖閒評有議歐史二條其一云通鑑載唐之亡也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涉大駭夫凝式能出此言可謂賢矣而歐五代史不之及何哉瑩謂文之言非也凝式旣知非義乃不能強諫其必從卒亦依違歷仕五代徒以心疾致仕出處之迹如此何以責善於父文乃強爲之說曰彼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非心疾也夫苟欲圖遠害則于押璽使何誅且不全身于唐亡送璽之時反欲遠害於歷事五代之後此何義乎一時之言不能自踐存之適見乖謬歐公削之當矣文又謂南唐後主旣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於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瑩謂文此言謬妄尤甚按公父崇公少孤以宋眞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歷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而卒時公年四歲崇公仕迹如此瀧岡阡表敘之甚明乃宋臣也其進士及第在眞宗咸平三年南唐亡在太祖開寶八年相距已二十五

年崇公卒在祥符三年公以景德四年生距南唐亡三十二年矣崇公之父早卒未仕今乃謂公父祖皆南唐之臣何不詳考乃爾且承祚身親仕蜀父又爲蜀臣後主正其故君而所修之書則三國各自爲史不書後主而何歐公旣于南唐無君臣之義而所修之書則五代史也旣周爲正統南唐當日又實已稱臣據周立史而於僭國仍從其臣子之稱有此史法乎是皆不可不辯者凡如此類幸審擇之勿輕信諸家排擊之辭漫以爲是也著書先觀大旨非有關於是非得失之大繫乎人心世道之防卽文章猶不容輕作况修史乎以足下之精鑒但寬歲月爲之卽不刊之業也胸中所欲論著甚多一時坿集轉不知何處措手近惟省察身心思有以收其放躁甚思足下輩爲我攻其病勿忘勿忘相念豈有極也

答宋青城書

青城足下十三日得書言寂感動靜之理甚晰此非有所見不能故非影響之談也謂偏寂爲賢知之過偏感爲愚不肖之不及良是又深味先儒寂感無先後動靜無二致之說此皆高明之識惟疑朱子中庸章句未發爲性之誤則過矣此朱子順文解義之辭耳何謂誤耶今夫儒者之言有理有分當以意逆志分別觀之乃善蓋人之生也有命有性有情有才何謂命以其受於天者言也何謂性以其具於心者言也何謂情以其感於物者言也何謂才以其見於事者言也命自然性渾然情勃然才犁然由其自然以爲渾然由其渾然以爲勃然由其勃然以爲犁然故

東漢文集 卷之三
命也性也情也才也此理之一而流行貫注者也故無二致然未見諸事不可以言才未感於物不可以言情未具於心不可以言性未受於天不可以言命故才也情也性也命也此分之殊而秩然有序者也謂之無先後可乎理雖一貫分自萬殊知分而不知理則不通知理而不知分則不辨理不通則流爲末學之分裂分不辨則流爲老莊之渾同釋氏之平等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謂寂感無先後動靜無二致者謂其理之一耳寂時此理感時亦此理動者此理靜者亦此理故不容先後二致然无思无爲不得不謂之寂而靜及通天下之故則不得不謂之感而動今乃淆其稱名可乎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朱子之意正以此爲一物不過別其名耳曷嘗以爲二物乎性譬諸太極情譬諸陰陽才譬諸五行太極者其全體一陰一陽一水一火雖莫非太極之所爲然執一陰一陽一水一火而謂之太極則不可蓋太極全體可以一物見而不可以一物盡也人一喜一怒一言一行皆此性之所爲然不可執一喜一怒一言一行而謂之性卽此類也釋氏有言譬如眾盲以手觸象其觸牙者卽言形如蘆菹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若是眾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佛氏之言可爲善喻矣今不分性情之別則人必直指喜怒哀樂以爲性是何異眾盲之言象乎且夫眾盲之言象雖不得眞象猶無害也今淆舉喜怒之旣發而

謂之性則見其喜者必至爲墨子之兼愛見其怒者必至爲盜跖之殺人其害乃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子思子所以特明辨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不云既發爲性也今乃疑朱子之誤何哉朱子與張欽夫書云爾者又爲學者執定未發爲性而不悟既發之無在非性正所謂知其分而不通其理者故言以未發爲性之誤非自悔其言之誤也未發爲性語本子思朱子何悔之有章句順文解義義極明備足下無乃求之過乎抑未之深思乎來教又言聖凡靜處不可見于動處見之此亦必有所謂瑩則不以爲然夫靜有儒者之靜有禪家之靜禪家之靜專主寂然不動儒者之靜則否寂然不動固爲靜中之靜感而遂通亦自有動中之靜將自其寂者觀之乎一念不起湛然中足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聖人之靜也一念不起昏然欲寐矇矓無知氣濁神散此凡人之靜也寂然雖同而寂中之境不同如列子云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烏可以其無夢遂謂聖凡同境哉將自其有感者觀之乎事物之來因物付物隨機而應無所憂疑無所欣戚物自紛紛我常有定則動中之靜惟聖人有之凡人尤無是境矣然則靜中觀聖凡乃得其真今反謂靜處不可見豈其然乎從來學人之病在不信聖經而信傳注及得異說則又舍傳注而從之夫理惟其是亦何定之有然必得其立言本旨與夫言外之意更於異中求其並行不悖之故然後可以言取舍否則與其雜取一時一事之語不若從其殫精畢慮契合聖經之傳注此不失爲善讀書人耳至於別有所疑求

其說而不得則亦何妨闕以有待哉瑩與足下同勉之矣

上座師趙分巡書

瑩頓首啓前者書問起居未盡曲衷私用耿耿頃承手書褒答策勵諄諄益用感悚昔朱子聞象山講君子喻於義云云舉似門人以爲切中學者之病今以陽明之說相勉非深心厚望未能深切如此陽明傳習錄幼時卽好讀之行筭嘗以自隨茲承誨示敢不兢兢瑩幼遭軼軻貧不自存家君長歲客遊希聞訓誥賴家慈機杼之下課以詩書閒述古人事蹟及先世懿行勸勉是以束髮卽略知爲人及長讀書稍多乃粗識古今天人之事學術正僞之辨嘗慨然有越俗之志然泛濫出入卒未能有所成立者則血氣害之也曩亦有一二良友以古人之學相砥礪大約砥流俗有餘未至深切自反生平尤悔多矣近復頻年嶺外覓食養親內有饑寒顛沛之憂外無直友嚴師之助孤形塊立悄然自悲聞教乃知有切近篤實之學如嬰兒得怙恃何快如之吾師以忠誠明篤之資守存心養性之學都中物望久有所歸今以

特命觀察劇地清風重德固已盪滌垢污乃復惴惴以民頑俗悍爲憂平情近理開誠布公此卽眞學問經濟也明效不遠佇目俟之矣然區區之愚尙有欲爲萬一之助者伏觀粵東民情有異於他省者四逐利輕生一也頑獷無恥二也健鬪無理三也好貪惡廉四也天下之民莫不好利矣然畏死之情猶愈於利未聞以二三十金賣其首者也而粵有之天下之民固難言有恥矣然巨室士人猶顧

名義自非大姦猾未有通盜倖利者也而粵有之且眾天下之民悍於鬪者可以曲直解之惟粵民專以富強相陵不以曲直爲理天下之民其官吏莫不喜廉潔而惡貪墨惟粵民則喜貪墨而以廉潔爲無益此四者皆大反乎人情而不可以常理格者也而惠潮尤甚閒原其所以粵地邊海民素食於洋巨室大賈惟視洋舶之大小利則有百萬之息不利則人舶俱漂此逐利輕生風俗所由成也其貧無貲者旣不能爲此矣又情不事事惟行劫以食而官吏莫可如何宜盜賊之紛紛也粵民聚族而居大或萬丁小者千戶自明以來其祖業甚殷常以鉅萬之金無所事用惟以供訐訟之費聚族而居故易以動眾兼挾重貲故易以爲姦一事睚眦卽千百爲羣戈戟相撞乃行路於吏使無究主謀吏旣以眾鬪莫辨誰何矣亦卽賴以成讞每曲從之此潮郡積年之惡習也嗟乎其獷很悍戾之徒手刃殺人者不除惟執無罪餓夫以爲殺人之賊此與捕盜不得渠魁而購小盜以邀功者二弊實粵東根本之憂仁人君子所爲深歎也夫閭里宴安則尙鎮靜之化時事衡決則思強毅之臣西漢時三輔多盜黃霸雖賢而不治廣漢以刻而治之北宋時西邊多事范忠宣帥之而望輕文正帥之而望重自古當繁劇之任未有不以威斷而能濟事者也粵中十餘年來民輕官吏矣夫邊鄙之地尤重國威前者洋盜縱橫蹂躪內河敗軍戕民慘毒尤甚已喪大將二人僅乃就撫威何如乎賊首復得爵賞此全粵士民所喋指而痛心者也軍伍廢衄不聞戮罪轉以爲功夷人

孫戶皆嘗竊笑之矣降人數萬一時散歸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蓋有所貪也其很心故智曷嘗一日忘耶外洋暫靖而內河匪類益眾夫匪類者非他即前日之洋盜也昔之患在外者今悉近內而巨室豪強復爲之囊橐蓋其人散歸本族有鬪卽挺身以爲其雄而奸民抗租亦倚之以欺官吏故州縣催徵往往有格拒之變也長吏拘於考察不盡上聞無敢輕議懲創者此賈生所謂抱火厝薪之勢也夫極眾力未集之時不設策誅戢之猶坐損威重如此萬一癰疽再潰其禍可勝言哉且夫粵地內有猺黎雜處外有番夷往來我之虛實彼皆知之今吾官軍驕至不能戢定內賊不慮有以啓彼戎心乎不動聲色措置機宜弭亂於未形防患於先事非有憂天下之深心懷康濟之大畧者未易議此也謀畫甚鉅舉動匪輕是宜咨請大府深計而行之尤願結之以信震之以威平之以情持之以法破庸人之見求補劑之宜灼見可行卽宜成斷遠爲百年之計無狃旦夕之安書云威克厥愛允濟又曰刑亂國用重典揆之於今適有相類昔王陽明以理學大儒親討藤峽諸賊威振一時民以綏輯吾師素以實用自許至此豈其難乎若昌黎當日守潮其時勢民情固與今異殆不可同日語矣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不揣迂瞽輒披肝膽惟留意裁之幸甚

再復趙分巡書

日者不揣愚妄竊以所見粵中情事謬有陳白欲自效芻蕘一得之義既復自省以吾師之明篤夙求民瘼所蓄積

固已宏矣如瑩所陳諒皆明照所已及其甚恐無當高深獲
妄言之罪不意遠蒙省納賜之復書以爲洞達利害且幸
且慚然後知大君子虛懷好善不棄邇言雖復言之無當
而亦必加容納如此又得家叔寄示潮俗十戒及諭士子
文伏讀三四具歎轉移風化正本清源仁心精慮莫逾於
此所謂宏猷碩畫祇在平實近情自能使人從之者也夫
處崇高之位而懷閭閻之憂者大人之德也竊與墳之奧
而昧濟時之用者迂生之陋也今身在猷猷而不習知民
事乃冀異時服官周知利弊此必不然矣然則民風吏治
者乃正學人之有事非以爲文章之具而已顧學術是非
非文章不能以自顯瑩於經術之文嘗慕董膠西劉中壘
論事之文嘗慕賈長沙蘇眉山父子非徒悅其文章以爲
數子之學皆精通明達所謂其言有物者至於天人之際
性命之微則非殫究於濂洛關閩不足以定極中至正之
歸而又必考索於漢唐元明諸儒經說以明其章句辨覈
於正通別霸歷代史書以觀其事蹟泛濫於九流百家以
博其趣出入於釋老二氏以窮其說若夫陶冶性情抒寫
景物則詩歌之作卽古樂之遺所以宣導幽滯寄哀樂於
聲音者也束髮抗志三十未立何容喋喋妄譚徒以幸出
大賢之門所冀加以陶鑄與之繩墨俾瓦釜雖微得任鶉
鷄之烹尺木雖小得成樽櫨之用耳海內才雋紛出或專
考證或精厯算或擅詩文或長館閣諸作莫不馳騁焜耀
以博名稱瑩之魯劣實愧諸君乃其私願則與諸人大異
所不欲以燭火之明耀光於日月也但使道術粗明志業

東坡文集 卷之三
成就稍有萬分之一裨於一人一物則此生不虛若區區以尺幅虛辭輒自矜詡與天下賢士爭一日之長實鄙闇之志所未嘗出也况近與小人齟齬惟家室飢寒是懼敢復眩露致益困塞吾師舟中之訓至今佩之曷嘗一日忘哉第區區私衷大懼不察以爲夸大自喜流於浮薄有昧韜晦之義甚非吾師所厚望也故卒盡其鄙曲如此惟鑒察焉

復李按察書

前月十六日接奉賜答猥以菲薄無似初任繁劇開誠燭微示以法戒仰見大人知待異常不欲遺棄非才使墜於深淵而不可拔莊誦再四感懼交并夫不可得者異常之恩遇不可知者未白之衷曲今於稠人之中獨蒙拂拭所以在提攜而訓導之是大人之恩遇可謂隆矣若區區闇薄之衷生平所自期者未有一二見知於君子之前及此而不以自陳所謂及之而不言者隱也瑩材質駑下無以異於常人獨自束髮讀書則有志慕古以爲人生天地閒當圖尺寸之益於斯人斯世乃爲此生不虛每覽古今賢佞臧否之辨是非得失之迹未嘗不深思而熟復之也日昨受職平和始謂疲瘠之區亦當有所建白及到官以來親歷情勢乃大爲駭異竊見平和僻界閩廣其四達饒平漳浦南靖雲霄皆山徑交錯溪洞曲深盜賊之所出沒也境內巖嶺重複無一望平迤之地居民分疆聚族依險負嶠強陵弱衆暴寡殺奪起于眉睫寇讐尋於積世治斯地者蓋有四難兼四懼焉 一 天安民首嚴捕盜而和民習衽金革

好鬪輕生睚眦之怨大者報之以死小則劫掠人財五里之外不敢越境一族之內互相侵陵論以殺人之律則所坐盜也及以盜論原情則非其難一也夫除暴必需逮捕和民丁多族巨役往多拒動輒親臨前人每多率兵役圍社焚巢往往蹂躪已深卒無所得卽或族眾畏懼執人以獻悉非正身不過無罪餓夫而兵費之糜已不貲矣其難二也夫息事緩民必慎決獄和民則好訟而貪不論曲直惟以得財爲申理苟不得財雖立與剖決意猶未慊故兩造皆有控無質見在案牘不下千餘大半命盜械鬪虜掠之事其難三也夫居官守廉莫如守儉儉者損其起居服食嗜好而已其從事公務有必不可闕者平和自常費外兼困行役一歲之中催科督捕勘驗止鬪禁虜幾無暇日雖減騎從所費已多掣肘捉衿未足以喻其難四也故鬪盜不辨則懼枉屈豪強不除則懼長亂獄訟不決則懼株延費用繁鉅則懼耗闕官錢餽於自盜至於科條嚴重酬酢紛煩又其最難者也瑩自受事兩月以來取鑒前人涖斯土者非失之暴則失之弱是以兢兢自持思欲本清慎勤之心行恩威信之政嚴捕誅以安閭閻鋤強暴以扶善類聽斷必與民共見以示懲戒勸諭必至誠開道以化愚頑每親臨四鄉皆自出費用卽有圍捕亦以身先未嘗輕假營伍故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杜械鬪之源重購捕之賞見經釐定章程設局清理舊積案牘而事緒鞫轉無非棘手茹檠飲冰未知所濟誠恐力薄不任空竭區區轉致覆越夫力小者不可以勝重智屈者不可以冒進今以

迂直之材當繁劇之地是任重也知不勝而不求速退是
冒進也幸承厚遇而猶隱匿私衷不以陳白是清水當前
不自祓濯而願隕墜於污淵也瑩雖至愚極陋敢不自愛
以副裁成用是披瀝直陳伏冀大人鑒其不才量予移易
必當奮勉以圖自効感荷實無旣極

復方漳州求言札子

瑩頓首瑩資性魯鈍適任繁劇益兢兢大懼顛覆惟有遇
事謹密盡心措舍察人情因土俗安輯閭閻慎重賦稅不
敢偏聽賓客不敢過信胥吏不矯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廢
事任職一歲郊野差覺靖肅士民頗相親附者不過因地
制宜寬猛兼施而已至於漳郡七屬民情瑩不能盡曉然
揆所聞見大略相同既承明問俾竭所知敢以愚見略陳
於左

一開誠心以調文武夫

國家設官定制各有職司文以撫民武以除暴蓋如手足
之相爲用也乃往往不和以致齟齬債事在文臣體統自
持每心輕武人爲不曉事而武臣亦每以此自疑不肖兵
役從而播煽其閒或兵民交涉而爭權或禮儀上下而爭
勝私隙旣成遇事自相掣肘此激變生亂之所由來也漳
泉民風強悍械鬪頻仍陸路海洋盜賊時發用兵之地常
多不能調輯和衷使文武一心并力而能濟事安民者鮮
矣故宜開心見誠相接以禮相通以情願大體捐小節則
文臣與武臣相和胥役自與弁兵無閒恩及眾營士卒効
命如此則悍民有所畏而盜賊無所容矣

東漢文集 卷之三
一和鄉情以息械鬪夫械鬪之緣蓋有數端或宿讐不解而鬪或訟獄不平而鬪或大小相陵而鬪或睚眦倉卒而鬪其要皆由負氣而好勝一夫修怨千百爲羣連鬪累月互相死傷數十百數而不息苟不究其緣而冒昧往捕或不顧事後而取快一時又或畏怯不前而因循示弱若此者罔不釀成巨患故有兵已臨而鬪不休兵已退而鬪如故者此皆鄉情未和之故也蓋其肇釁之始不過悍族愚民及至鬪勢已成遂乃無分良莠執法以往旣已不可勝誅且互鬪殺傷死者不能起辨與其濫殺無罪莫如善處爲良故宜震之以威而不用示之以恩而不怯順其情而平其怨懲其強而撫其弱執法而稍通變之則民和悅而鬪可息矣

一籌經費以資緝捕漳郡一廳七縣壤接永泉界濱海粵其中山嶺險阻溪崗曲深盜賊藏匿旣便出沒無常緩則登山急則浮海而巨族大姓輒擁丁千萬人互地數十里兵役入社時有拒捕之虞故緝捕之難不但盜賊卽他罪人亦十無一獲非懸賞購獲卽須會帶弁兵勇役多者千人少亦數百駐社圍捕動以旬日兵費輒百千計又四路險要處所除設兵防汛必須擇選家丁委任壯役巡邏搶虜此等捕費皆不能少動官錢必須捐備而漳屬府縣素無贏餘資將何出故雖善爲籌畫非空言所能濟事也一延人士以通上下夫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眾民之所取信也州縣雖日親民而仁信未孚愚眾豈能盡曉官之賢否取於人士之論若府道之尊則去民益遠

矣蓋漳俗族姓大小强弱之分最明小役大弱役強由來舊矣縉紳之士強大者多平素指揮其族人弱小皆如奴隸而性畏見官有事則深匿不出或陰使其族人爲諸不法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輩莫不聽其驅使苟失馭之則上下之情不通官雖甚惠愛而民不知民或甚冤抑而官不察此前人之所以多敗也誠能折節降禮待以誠信使縉紳士咸知感服則所至達於措置縉紳信官民信縉紳如此則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

一崇文教以明禮讓夫爭鬪不息由禮讓之不行禮讓不行由文學之失教今州縣中亦多能興修書院捐設膏火加惠文士可謂善矣然或以爲市名之舉而無誠意以將之勸課無方師道不立雖月有課文而於明禮講讓之事未有實濟甚或以書院爲酬應上官不論名位不問品學薦卽延之以至士不翕服卽一文藝之末尙不足矜式况於禮讓之事乎故必慎選名師品望素重者爲之模楷嚴立條教厚給廩膳時以孝弟忠信禮義之事相爲講習更不時親臨接見諸生從容與之言論使其知敦品立行之可貴察其尤者特加獎異以勵其餘如此而後文學可興禮讓之事可漸明矣

一嚴刑罰以免姑息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禮曰刑亂國用重典夫所謂威與重典者豈必曰以刑人殺人爲事哉亦使悍民有所痛切知畏而已瑩始未來漳卽聞有會營圍捕破屋焚巢之事頗疑其過及親履久之然後知其不得已也蓋漳民所以敢爲械鬪不法者恃

東漢文集 卷之三
其族大丁多所居皆重牆峻壁固若礪堡鎗牌火藥器具
悉備兵役往捕勢眾則空室而逃勢寡則閉門力拒夫民
苟良善則一差役可捕何事用兵捕犯而至用兵甚且當
官械鬪此與亂民何異則即破其巢穴焚其居舍亦無可
姑息者第恐不肖之員緣此妄及無辜耳苟當其罪即焚
之而民不怨如故方伯李公之焚歸德堡是也夫邊鄙之
地尤重 國威今使官勢重而民勢輕猶可以資鎮肅苟
爲姑息之政使民愈輕官必且有尾大不掉之虞豈所以
忠誠謀 國者哉伏願仁以存心義以制事罪當情眞無
所用其姑息此亦刑亂用重典之一道也
一嚴保家以究越控漳郡民風既悍而詐或挾嫌而誣控
或畏罪而虛飾但事狡變危詞動聽而不顧情理有辭無

人有告無訊又風俗最重原告一經奪先則役不敢捕其
或縣中圖爲原告不及者往往不赴縣鞫即謀越控初非
甚有冤抑必求剖決也不過以此相持遷延而已故親身
上控者十無二三類皆訟師爲之代遞及至鞫時並無一
人殊使下情掣肘實大有妨於政體夫州縣雖未必盡賢
然果貪污昏暴偏聽曲斷此亦難逃輿論有

國法在參革之可也誅罰之可也若夫姦民畏罪逃審徒
以片紙虛辭越控輒不察而概予親鞫則是示民以州縣
無權也當此民風强悍之區即重與之權猶恐不足乃更
從而掣其肘使民益輕官官何足惜獨念

國家設官定制之體毋乃有傷而適以長姦民爲亂之漸
乎伏願奮明斷飭紀綱訪察輿論各屬中如有聲名不肖

者立予嚴劾至於部民上控之辭平心察其虛實窮究保家交出押發本衙門辦理使民知法度存國家設官之大體則賢能自愛之員無掣肘之歎卽不肖之員亦有以自新而可以收得人之效矣

一嚴書役以清訟源夫奸民狡獪誣控法固宜懲矣然推其所以敢控之原則實訟師爲之主謀訟師非他卽各衙門之書役也蓋漳俗皆強陵弱眾暴寡弱小無以自存往往結各衙門書役爲援或禮拜爲師或虛名掛卯及至有事則向若輩問計此固以有事爲幸者於是懲惡使控而從中劫持之事本細也而蔓延之使大愚民方引爲心腹此輩實陰爲魚肉至於會盟爲匪皆敢曲庇故民本不控也而若教之民本不詐也而若導之民本不敢爲匪也而若莠縱而主之官文書未行若輩已先通消息此其所以爲巨蠹也故欲清訟源必嚴治書役惟辭入不輕允受收呈必究保家則若輩無權而弊可稍止矣

一責賠贓以弭盜賊按保甲之法所以嚴於平日使無藏匪也然而漳屬搶劫之案大抵眞盜少而仇劫多旣已行劫則雖仇亦盜矣是宜行就地賠贓之法嚴飭各家約分地立籤各有界段何處被盜卽責何處家約先使賠贓苟能救護者免能獲盜者有賞蓋漳屬各村社皆有刀仗火器旣不能禁之械鬪莫若卽用之捕盜苟坐視人民被盜而不出救則必其通盜也否則無義之民也責以賠贓夫復何辭誠使分地賠贓之法行則彼家約自能率其子弟互相救援以求獲盜之賞而免賠贓之罰如此則盜賊之

東坡文集 卷之三
風亦庶幾可稍弭矣

一寬法禁以容姦人曹參有言毋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至哉斯言可謂知爲政之要矣天下蚩蚩愚不肖者常多勢不能人皆守法必盡執而誅之焉有是理哉爲政者但使各安其所而不爲亂斯可矣苟激之必且生變以漳郡論之如倡優賭場煙館此皆法令之所禁也然天生民日眾矣漳郡尤爲繁庶耕商工賈之事不足以養之懦無能者或爲傭及諸賤役其強力而不肖者則相聚爲諸不法自倡優賭場煙館之途開藉此而活者殆數萬人此皆所謂姦人也然較諸攘奪竊劫則有閒矣今必禁之此數萬人安往乎彼無所得食有爲盜耳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伏願體立法之意操爲政之要寬其禁而嚴其法苟有犯必重懲之而不問其餘如此則民安其所而不敢滋事矣

以上十事皆按切情狀審察事勢可以行之而收實效非苟爲空言者閣下德望素孚誠心求治宏猷遠畫誠非愚陋所能仰贊萬一卽以上數端諒爲明照所已及特瑩奉命得言事宜用敢敷具以聞是否有當尚乞訓示使知可行不勝惶悚之至

東溟文集

卷之三

三

東溟文集卷三終

